



# 大会

## 第五十届会议

正式记录

第二十九次全体会议  
1995年10月11日,星期三,下午3时举行  
纽约

主席: 弗赖塔斯·多阿马拉尔先生 ..... (葡萄牙)  
嗣后: 奥德卢姆克先生(副主席) ..... (圣卢西亚)  
嗣后: 弗赖塔斯·多阿马拉尔先生(主席) ..... (葡萄牙)

下午3时15分开会

议程项目9(续)

一般性辩论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请马绍尔群岛外交部长、菲利普·马勒先生阁下发言。

马勒先生(马绍尔群岛)(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 请允许我祝贺你当选担任你的重要职务, 并向你保证我们将给予支持与合作。

我们谨对秘书长的领导才干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和钦佩, 并对大会第49届会议主席的贡献表示深切赞赏。

现在也是我本人祝贺我们在太平洋的兄弟邻国帕劳共和国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的一个最适当的场合。我国代表团急切期待着与该国密切协作。

今天在我们庆祝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 我们还必须对与设立这个机构的宗旨有关的事件进行反思。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的巨大破坏促使创始先驱筹划一个工具来确保一个稳定的世界和更美好的未来。

我今天发言的目的首先是要谈谈这个机构在对我国马绍尔群岛具有直接和重大意义的各方面采取了一些重

大行动的领域。我还要简单地谈谈我们对联合国的会员组成方面的一些关注。然后, 我打算提到一些其影响对我国的生存具有重大后果的问题。各会员国注意到, 其中一些问题在本机构过去的集会上已在这个论坛提到过若干次。

今年, 联合国跨界鱼类和高度洄游鱼类会议的完成对我国极为重要, 我国政府打算签署和批准这项于今年夏天最后完成的协议。我们感谢会议主席、斐济的南丹大使十分干练的领导才能, 马绍尔群岛充分支持这位大使担任国际海床管理局总干事职位的候选资格。

我谨感谢我们从《气候变化公约》政府间专家小组得到的支持, 我们从他们那里得到的用以充分处理该公约的科学证据, 证实了我们关于在我们很多低洼岛屿和我们区域存在如海平面上升这种现象的看法。

我们尤为关注的是现在称作《柏林规定》的《小岛屿国家联盟议定书》很可能由于不妥协的短期经济利益而会受到干扰。这种只是产生于推动出售更多的石油的愿望的可能性, 如果是真实的话将危及我们的生存。我们不会接受这种条件, 我们敦促这种妨碍小岛屿国家联盟工作和其他有关国家的干涉和拖延伎俩应当停止。飓风和风暴造成的程度日益严重的破坏, 清楚地表明此事十分紧迫。我们对最近受到这种破坏袭击的加勒比各国和美国的朋友们深表同情。

95-86291 (c)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 由有关代表团的成员一人署名, 在会议举行后一个月内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C-178室)。更正将在届会结束后编成一份单一的更正印发。

将在本届大会期间审查去年在巴巴多斯举行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全球会议的后续行动。有关的综合和雄心勃勃的计划得到马绍尔群岛政府的衷心赞同和支持。在这方面,我愿热烈感谢小岛屿国家联盟主席、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安妮特·德艾尔斯大使阁下的所有努力。

我国政府还期待收到上月于北京举行的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的建议。我们将与联合国密切合作,确保在该次会议上阐明的建议得到适当处理。

主席先生,我们毫不犹豫地赞同你在今年9月的发言中所表示的关注,你指出

“必须努力确保尚未成为会员国的各国应争取不久被接纳为会员国”(大会第五十届会议全体会议第一次会议正式记录,第22页)

根据这种观点,应检查很多这些国家不能成为联合国会员国的根本原因。我国代表团认为,很多欠发达国家在目前对正常预算和维持和平行动的分摊会费比额制度方面承担的不公平负担,阻止其它国家寻求在这一国际大家庭中的合法席位。

马绍尔群岛积极参加关于联合国财政状况的高级别不限成员名额工作小组,我们完全同意应取消、大幅降低,或按照根据一个国家的支付能力分摊其会费的方式设计目前最低比例的建议。大会在本届会议上为此作出的一项决定,无疑将有助于加速实现主席先生你所设想的目标。

包括会费委员会的报告在内的一些报告中,也指出了现有最低比例方面目前的不公平之处,我国代表团强烈敦促联合国尽快就该委员会提出的建议采取行动。

需要在联合国系统内进行某些结构性改革,以使它效率更高并注意当今社会不断变化的需求,这种需要非常迫切。应予以密切注意的一个方面就是安全理事会,我们认为该机构中常任理事国概念并不代表公正的民主代表权。然而,我们意识到各国之间在能力上的差别。我们也意识到需要谨慎地权衡该问题,并认为应认真研究包括意大利的关于更正式的一揽子集团或组织的建议在内的

可能的解决办法。这在我们的区域集团中将尤为有益。我们希望安全理事会问题高级别工作小组将明智适宜地采取行动,制订解决这一重要问题的可行和可接受的办法。

我们还正在认真地研究关于联合国其他机构工作的不同小组所拟订的各种报告和建议。我们认为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需要确定一些机构的存在是否确实证明为支持它们所提供资源是有道理的,我们必须坦率地评估交给一个机构的任务是否以有意义的方式得到实际完成,而该项工作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只要该问题仍未得到充分的处理,不满和怀疑的气氛将继续存在,而且会给支持联合国工作所需要的会费数目带来不利影响。我们必须立即取得进展,以完成这项改革的任务。

《生物多样性公约》及其有关保护和可持续地使用我们的资源的根本原则,正受到人类活动的严重威胁。从我国收集到的数据中得到的证据,清楚地表明在我国进行的核武器试验所直接造成的核污染物,已进入我们赖以生存的基本食物链,造成广泛的健康危险。

我们还应停下来想一想那些受害者群体的困境,在世界其他地区正享受冷战后时期的利益和自由时,他们自己却陷于超级大国争斗的交火之中。其中一个不幸的群体就是马绍尔群岛人民。

我们正稳步地弄清我们现在掌握的大量有关大自然及在马绍尔群岛进行的核试验活动后果的情况。我们对正在发现的情况深感不安和震惊。因为除不幸的核试验之外,我们发现了一些与核试验同样——如果不是更加可怕的情况。今天,我极度悲痛地向大家报告:在我们所发现的一项托管理事会文件中,证实1954年5月10日在纽约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在当时美国大使洛奇先生的敦促下同意扣留马绍尔群岛的一份请愿书而不向各会员国散发。这份恳求联合国立即停止各项试验的马绍尔请愿书,却在一系列试验完成之前被秘书长扣留。马绍尔群岛人民在这份请愿书中,通过其领导人向他们认为能给予其帮助的唯一世界机构表达了他们真正的担忧和关注。然而,反过来该机构的高级主管不仅未能把它视为一件有任何重要意义的事项,而且实际上采取了一项最不符合这一崇高机构正直性的行动。

尽管可能令人无法想象,但这一行动的道德含意却是明显的。然而,我提出这个问题,我还可以请大会放心,我们将在各种联合国场合和其他国际场合继续这样做。在国际社会采取行动解决我们的关切问题之前,在联合国承认高级官员曾经支持在马绍尔群岛进行核试验之前,我们将一直这样做。

我们要让国际社会注意这些试验对我们的健康、环境和整个国家的未来发展造成的影响这一现实和严重性。我们还要让国际社会了解我们每天都在努力应付辐射带来的局面,这种局面继续困扰我们,解决这种局面如此复杂远远超出我们应付的能力,而这一局面的构想完全是为了对抗同马绍尔群岛根本无关的战争行动和紧张局势。

我们请会员国在听取我们讲述辐射的危害时从人类苦难的角度来加以理解,尽力设想马绍尔群岛的儿童生下来时没有面孔,没有骨头,缺肢或多肢——有些人把这种儿童称为水母婴儿,这些婴儿的母亲的生育能力也受到无法弥补的损害。

但是,我不能不承认前托管国在解决辐射污染物带给我们的健康与环境问题方面作出了某种努力。我们还认为,国际社会有义务认真关注我们的问题,并发挥积极的主导作用,确保有效和迅速地着手采取可以被接受的步骤,使马绍尔群岛生境状况得到恢复。我们必竟是由联合国本身托管的,因此联合国有道义义务和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试验期间对这些活动实行监督,把我们的安全看作是它的主要关切。我们认为,这一道义上的义务今天仍然具有约束力。

也许最令人满意、同时也给我们一线希望的是,对于必须通过集体努力集中关注这一问题的意识正在增加。一些国家开始理解——尽管很缓慢——并同情我们的困境,这十分令人鼓舞。这种意识明确地反映在这些国家愿意将我们的关切纳入有关的国际文本中。我仅举几个例子。

例如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审查和延期大会特别指出国际社会有责任帮助受到核武器试验方案不利影响的前联合国托管领土的居民,使他们的环境得到恢复。

今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认识到,使环境恶化的做法与发展格格不入,使用和试验核武器无

可否认是使环境受到破坏,人民流离失所和带来严重健康危害的一个原因。

去年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召开的南太平洋论坛呼吁掌握净化和处理辐射污染物技术的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在受影响国家提出要求时给予适当的援助进行补救。该论坛还指出,对于由美国负责的联合国托管领土人民受到托管期间进行的核武器试验的不利影响,美国负有特别责任。这些责任包括妥善安置流离失所人员、恢复受影响地区的经济生产能力、提供充分的保健以及对生命、土地和健康损失提供赔偿。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举行的论坛后对话期间,我们的前托管国美国采取的立场是,它不会阻止马绍尔群岛探讨或请求其他国家或组织帮助它处理辐射污染物、重新安置受影响人口和从经济上恢复环境这一问题,但是,我们的真诚愿望是,美国不会借提出这一立场的机会推卸自己的义务。相反,我们期望它加倍努力,并在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帮助下对实现使我们不再受辐射污染这一目标给予充分的援助。

我还要借此机会感谢美国现行政当局愿意承认美国政府在利用人进行辐射试验上负有责任,包括至少两次经确认的医务研究,这些研究给马绍尔群岛人没有带来任何直接的好处。

披露这些骇人听闻的活动是克林顿总统具有政治勇气的表现。针对马绍尔群岛,白宫人类辐射试验问题咨询委员会揭露了有关辐射对人和环境影响的重要情况。马绍尔群岛感谢美国政府承认现在已是臭名昭著的“布拉沃”爆炸并不是唯一使马绍尔群岛人民和环境受到辐射的武器。应该记住的是,尽管“布拉沃”的当量是广岛炸弹的一千倍,在马绍尔群岛武器试验的总百万吨级当量却超过700枚广岛炸弹。

我们现在可以扩大对辐射的讨论,这是我们两国双边关系的重要一步。辐射的程度将不会在仅仅根据“布拉沃”的散落物加以确定,它将包括所有试验的积累影响和环境中的残余污染的影响。马绍尔群岛期待继续同美国国会和克林顿当局共同努力确保咨询委员会的建议得到全面实施,包括有关是否应该增列爆炸地点南面和东面其

他礁岛上已经显示出出现过多甲状腺病变情况的人口的建议。我们希望国际社会充分支持这些努力。

似乎我们自身四十年对于核试验这一可怕事情的痛苦经历还不够，今年在我们美丽的太平洋上又出现了因一系列进一步的核试验而带来的创伤，而且有人企图将该系列试验持续下去，直至明年5月。当然我是指法国今年在穆鲁罗瓦岛恢复的核试验。也许是因为我们远离都市中心，某些人就有一种倾向，将太平洋看作，正如法国一名官员最近所说，进行核试验的“理想荒漠”。人们也经常忽视的一个事实是，在太平洋上纵横分布的所有岛国都由这一浩瀚的大洋联结在一起。对一个岛国的核破坏给该地区其他国家也造成巨大和长期的影响和危险。

作为正生活在核试验这一恶梦般经历中的人，我们不能也不会接受、目前进行的核试验对我们在太平洋的任何邻国和朋友都是安全的无力论调。我们也不能接受这一不负责任的行为在本区域继续下去。我们从一开始就谴责了这次核试验的恢复，并将继续谴责。

我们参与支持新西兰在国际法院针对法国的诉讼。我们非常遗憾地采取这一行动，因为法国一直是我们与发达世界关系中的一个建设性伙伴。我们十分不能理解的是，一个拥有卓越的文化、科学和艺术的伟大国家竟能给我们在太平洋区域的人做出如此令人憎恶的事情。我们对法国当局提出了抗议，但无论如何第一批试验还是进行了。尽管国际法院拒绝审理这一案件，然而这一决定却完全是基于技术上的原因。法国不能认为这是它的一个胜利，因为许多法官都指出，国际上有一个强大的要求终止此类试验的道义的和法律背景。我强烈反对法国外交部长几周前在这里的发言中所说这些试验对环境是安全的发言。让我们看一看我刚才所描述的马绍尔群岛的局势。我们也收到了若干著名科学家所提供的文件，这些文件至少证明我们要保持警惕。

而且，法国是《关于保护和开发南太平洋区域自然资源和努美阿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缔约国。它今天从事的行动与评估环境影响原则和预防途径都是不相容的。关于在试验结束后对影响进行评估的提议是可笑的，因为那时可能已为时太晚。这些试验违反了上述条约，也正破坏着我们的环境，而且我也认为它们侵犯了我们的人权。这些试验必须停止，而且必须现在就停止。

在南太平洋论坛国家的领导人于巴布亚新几内亚举行的会议上发表一项声明表示他们对法国在太平洋恢复核试验的极大愤慨时，国际社会就听到了他们共同的声音。他们要求法国放弃进一步的试验。这一愤慨特别是由于法国的顽固立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面对南太平洋区域国家强烈反对之时仍坚持其核试验而更强烈了。我国政府支持论坛主席朱利叶斯·陈爵士上周宣布的一项决定，即不再邀请法国参加论坛后对话。

我们全力支持《不扩散条约》的延长。我们也将积极努力，以期在全面禁试条约的谈判中实现突破。我们也认可了公正、观点公平及有世界意识的领导人和人民的支持，他们谴责了而且将继续谴责这一系列在太平洋进行的不合时宜的试验。我们对此予以响应以表示支持。

本届会议为各国社会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检查我们过去业绩的机会。作为一个管理世界的机构，联合国必须密切注视其力量，并将它们发扬光大。同样，联合国必须特别注意其缺点和弱点，以便继续向世界各国提供它们迫切需要的希望、力量 and 方向。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交副部长崔光洙先生阁下发言。

崔光洙先生(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朝鲜语发言；英文文本由代表团提供)：首先，我愿代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对你，多阿马拉尔先生当选大会本届会议主席表示祝贺。这表明了联合国会员国对你的深深信任和期望。我们希望通过你的努力，本届会议能取得良好成果。

我也愿对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在加强联合国并增强其责任与作用方面所进行的活动和努力表示赞赏。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联合国成立以来，五十年过去了。我们星球上的所有人民都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感觉回顾着这些历史性日子。

在过去五十年中，世界人民一直沿着独立与主权、和平与发展的道路前进，而且这一过程已帮助他们进一步坚定了其创造一个新的、自由与和平的世界的决心和承诺。

对朝鲜人民而言,过去五十年是一个与各种形式的挑战与困难作艰苦斗争的时期,也是一个在自主的旗帜下实现独立方面取得了令人骄傲的成功和胜利的时期。

在朝鲜解放五十周年纪念之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全体人民以巨大的民族自豪感和信心庆祝了朝鲜劳动党成立五十周年这一宏大和胜利的节日。

我们党的加强与发展以及我们共和国的进步与繁荣都是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尊敬的最高领袖金正日同志的杰出思想和英明领导的辉煌成果。

令人尊敬和热爱的领袖金日成同志将其一生致力于其祖国的繁荣及其人民的幸福,致力于世界和平和人类的共同事业,并作出了将永垂史册的不朽功绩。我们的伟大领袖是朝鲜民族即Tangun民族的救世主,是社会主义朝鲜的缔造者。他的伟大革命功绩和他的英名将永垂不朽。伟大的领袖金日成同志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我们尊敬和热爱的领袖金日成同志已逝世一年多了,在这期间我们的社会并没有出现政治真空或不稳定,而且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所有领域内的各项事业都在顺利发展。

自从尊敬的金正日将军精力充沛的指导我党和我国所有事务,包括军事和外交事务30多年以来,我国特有类型的、基于自主思想之上的社会主义已取得了稳步进展。金正日将军一直在与伟大的领袖金日成同志共事,为人民谋福利。

尊敬的金正日将军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最高领袖,是我们革命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官。他奉行热爱和信任人民的慈爱政治,立足于对慈父般领袖无限的忠诚与孝道以及对他的崇高道义义务。

我国人民有我们党和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正日同志作为最高领导人,这是我们的最大幸福,我们有了独一无二的英明领导人。今天,我国人民绝对尊敬和信任敬爱的金正日将军,他成功地进行慈父般领袖开创的革命自主事业,人民把自己的未来托付给他,并在他的领导下朝气蓬勃地向前进。

我国人民万众一心,紧密地团结在最高领袖金正日同志周围,将使我国,我们的祖国更加繁荣,并捍卫我们的社会主义方式,为它增光。社会主义方式以广大群众为中心,是独立的和独特的,符合慈父般领袖的终身教导。

我们正是以这种极为自豪又十分痛心的复杂感情回顾过去五十年。

如大会所知,国家和民族的分裂给南北朝鲜带来了战争灾难。因此今天在世界走向缓和与平时,双方仍然在遭受不信任和对抗的悲剧。1940年代开始的冷战的遗产继续到1990年代,这确实是不正常的,因此没有任何正当理由要继续下去。朝鲜不能统一将使朝鲜半岛局势永远不稳定,这将无助于东北亚或世界其他地区的和平。

自民族分裂初期以来,敬爱的领袖金日成同志就提出了实现和平及和平统一国家的若干合理的建议,他毕生致力于实现这些建议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尤其是15年前慈父一领袖提出了这样一项建议,以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和两个政府的概念为基础以联邦形式实现国家统一。这项建议充分反映了朝鲜南北两方以政治观点和制度不同为特点的现实,并反映了朝鲜人民渴望在任何一方都不占领另一方或被另一方所占领的原则上实现民族和解与统一。

我们坚持敬爱的领袖金日成同志提出的为国家统一实现全民族大团结的十点方案,并根据独立、和平统一和民族大团结的三项原则以及以邦联形式实现统一的建议,将本着爱国主义和国家独立的精神,尽一切努力实现全民族团结,建立一个独立、和平和中立的统一的朝鲜国。

我们对南北对话的立场没有改变。我们准备在有利于创造了这种对话的气氛时恢复对话。不过,在艰苦努力后开始的南北对话遭到南朝鲜当局的破坏,现尚不具备恢复对话的气氛。

在我们的慈父般领袖逝世时,世界各国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甚至那些同我们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都对他的逝世表示哀悼。然而南朝鲜当局不仅不对他们同胞的不幸表示慰问,反而命令整个南朝鲜领土处于紧急戒备状态,将他们的枪口对准我们共和国。更严重

的是，他们镇压悼念国父逝世的南朝鲜人民。而南朝鲜当局仍然拒绝为这种严重的、不道德的罪行道歉，因此南北朝鲜人民和其他国家人民拒绝让它在任何对话中占有席位。如果南朝鲜当局真心希望与我们对话，他们首先要做的是为他们对自己同胞犯下的罪行道歉。

恢复朝鲜内部对话和统一的另一个主要障碍是南朝鲜的《国家安全法》，这个法律把北方同胞划为敌人，并判定南朝鲜与北方人民的任何接触或对话为犯法。《国家安全法》使基本的民主和自由权利今天在南朝鲜无立足之地。这个中世纪的法律被用来镇压和迫害许多人，包括要求在南朝鲜社会实现民主的青年和学生以及访问过北方赞成统一的爱国人士。这导致彻底冻结和阻碍南北双方间的多渠道对话、接触和交流。所有这些事实表明，只要继续《执行国家安全法》，粗暴地违反人权和敌视对话伙伴，自由和民主在南朝鲜就是不可设想的，南北方对话以及和平实现民族和解也将是不可能的。

不仅在南朝鲜、而且在世界其他地区都能听到要求废除《国家安全法》的呼声。去年美国国务院曾两次敦促南朝鲜当局废除《国家安全法》、许多代表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议上也呼吁废除该法律。没有任何理由继续执行《国家安全法》，它是不合时代的和邪恶的法律。关于南北朝鲜间的对话和接触、自由往来和交流，应该尽早消除所有诸如《国家安全法》以及把朝鲜半岛一分为二的水泥墙这样的法律障碍和实际障碍。

在朝鲜半岛确保和平与安全以及加速民族和解的任何议程上的最高优先事项应是作出一种新的和平安排。在这方面正如我们不只一次明确指出的那样，应该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对朝鲜半岛和平负有首要责任的美国之间的新和平安排取代已过时的朝鲜停火制度。1991年12月南北朝鲜通过了《关于南北和解、互不侵犯和合作交流协定》，该协定实际上是书面的朝鲜内部和平安排。南北双方所要做的只是实施一项使双方承诺互不侵犯的和平安排。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现在要做的是与在南朝鲜拥有实际军事控制权的美国达成一项新的和平安排。这个进程再也不能拖延，因为当代趋势是走向和平与缓和，远离冲突，以及鉴于目前正在执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与美国之间达成的《框架协议》。

美国必须履行它在制订一项新的和平安排来取代停战制度这个在朝鲜半岛上仍存在的典型的冷战年代的遗产方面的责任和作用。一旦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之间确定了这种和平安排的法律和体制机构，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就会大为缓和。这反过来将促进顺利地执行朝鲜内部协定，并将有助于稳定东北亚以及太平洋的局势。

如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美国本着相互信任共同努力，它们就能够解决朝鲜半岛上仍未解决的问题。解决朝鲜半岛所谓的核问题的进程证明了这一点，国际社会曾十分关心这个问题。1994年10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美国在日内瓦签署了《框架协议》，自那时以来，两国一直采取切实步骤执行该协议。我们履行了我们的承诺，冻结了石墨慢化反应堆及其有关设施，美国则一直努力在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提供轻水反应堆项目和若干其它商定的领域取得进展。

事实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充分履行了它根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与美国达成的《框架协议》承担的义务，这确实远远超过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根据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安全保障协定》应尽的义务。

只要象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那样真诚地履行国际承诺，就没有不能顺利解决的复杂问题。现在关键是美国将如何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我们在密切地注视着它的行动。

如果美国仍然采取它在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讨论核问题期间所采取的真诚的态度，那么有关在朝鲜半岛作出新的和平安排的各种问题肯定会得到顺利的解决。

朝鲜继续处于停战状态，这将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与联合国的关系仍然束缚在继续交战的状态之中。在朝鲜半岛作出一种新的和平安排是值得联合国充分重视的一个事项。因此联合国必须努力尽本身的责任来促进实现这种安排。对于消除联合国过去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这一尊严的联合国会员国之间令人不快的关系，以及从实行要求解散联合国司令部并以一项和平协定

取代《停战协定》的第3390 B(XXX)号决议来看,这是一种唯一合乎逻辑的进程。

联合国应尽力而为,勇敢地清除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旧影响,并促进在朝鲜半岛作出一种新的和平安排。

我要借此机会表示我们深切感谢各国国家元首、政府领导人和人民支持、鼓励并坚定的声援朝鲜人民争取在朝鲜半岛实现和平并争取和平统一朝鲜的正义事业。

今天,联合国在其五十周年时如果要更积极更有效的进行工作来巩固世界和平与安全、促进社会和经济繁荣并实现人类共同繁荣,它面临着种种艰巨的任务。为了符合其《宪章》所载的宗旨和原则,联合国应大力促进所有国家和民族努力捍卫国家独立和主权并建设一个不存在任何形式的统治和征服的新的自由与和平的世界。

联合国在履行其本身的使命和发挥其本身作用方面的一项重要优先任务是确保能适当的应用国际正义与公平的原则。国际正义与公平对联合国的活动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少数几个大国正在行使其各种特权,并违背《联合国宪章》以高压方式行事,而大多数弱小国家却得不到他们理应得到的地位。更糟糕的是,发生了各种不能容忍的事件,无视发展中国家的愿望并侵犯了他们的利益。

联合国在其各种活动中不应该采取任何违背国际正义和公平原则的行动,此外,也不应该不公正的采用双重标准而使某些国家滥用联合国来达到其本身的政治目的。

联合国应尊重小国的主权和利益并平等地对待所有国家,而且应该证明其本身享有名副其实的为世界和平与安全、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及各国人民的更好的福利作出重大贡献的世界组织的声誉。当今世界的许多国家完全有理由要求改革联合国的结构并使它民主化。除非联合国适应时代的变化,实现人类的种种愿望并彻底检查一些不切实际的结构和权威,否则联合国变不能完成其本身的任务和作用。

改革安全理事会的结构对联合国民主化是至关重要的。

增加安全理事会成员数目的关键问题之一是优先重视组成联合国绝大多数会员国的发展中国家,并应用公平区域分配的原则,充分考虑到每个地区国家数目的多少。象日本这样的国家没有资格成为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因为它对过去的过错尚未作出足够的道歉,也未改过自新。另一点是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应予以取消。取消否决制度将意味着消除对联合国民主化的绊脚石,并消除纵容大多数大国采取霸权主义和高压行动的那种冷战时期的遗留影响。与此同时,安全理事会的权力和权威应该得到限制,而大会应得到更大的权力,而且安全理事会的所有工作包括其非正式协商都应公开。为了使安全理事会代表联合国通过的要求对其会员国进行制裁或使用武力的决议生效,该项决议必须在大会上获得三分之二以上会员国的通过。

裁军,特别是核裁军仍然是摆在联合国面前的最重要问题之一。

自冷战结束以来,在裁军领域已出现了若干进展的迹象。但是,裁减核武器的进程的前进速度依然象蜗牛爬行那么缓慢,而且我们应该对核武器的存在采取什么样的态度这一概念仍然是很不明确的。核武器国家继续谋求其各自对核武器能力的垄断,这只能是使核战争和核扩散对我们的威胁继续存在下去。

核武器国家必须转变态度,按照当今建立无核武器区与和平区的趋势,普遍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以符合人类在这个星球上和平生活的愿望和期望。

今天,发展问题对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已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事实上,令人鼓舞的是,在发展中国家倡议下开始的旨在增强联合国在发展领域内的功能和作用的《发展纲领》的编写工作已进入了最后阶段。如果要《发展纲领》大大地推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努力,它的目标就应该主要是建立公平的国际经济关系并消除富国和穷国之间——南北之间——的差距。与此同时,我们不应该允许任何人企图利用这一发展问题作为一种手段将它与所谓的保护人权联系起来,从而干涉他国内政。

今天,不结盟国家和其它发展中国家正在努力争取实现南南合作并建立南南经济秩序。联合国应该优先解决

发展问题,并采取具体步骤协助建立合理的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协助发展中国家作出发展努力,并鼓励南南合作。

目前,在世界不同地区有几个国家的民族独立和主权受到残酷无情的践踏,而且在有些情况下已升级为灾难性战争的宗教和种族以及区域范围的争端和冲突继续有增无已。看到和平与安全遭到破坏而人民正在成为灾害的受害者,的确是很痛苦的。

我们认为国家与民族之间的争端应该通过符合有关国家人民利益的对话和谈判和平解决。

今天,世界上热爱正义与和平的国家正在奋力斗争,以便建立一个新的独立的世界,克服所有挑战和困难,从目前充满活力时代的高处展望二十一世纪。

我们积极支持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成员国人民争取在他们地区实现和平、稳定和共同繁荣的正义事业,并支持亚洲所有其它国家人民支持建立一个新的独立繁荣的亚洲的正义事业。

我们支持阿拉伯人民为公正全面解决包括巴勒斯坦问题在内的中东问题而进行的斗争,并支持非洲人民为争取他们国家独立发展和克服所有社会和经济困难而作出的努力。

我们表示积极支持并鼓励古巴人民坚决捍卫国家主权与社会主义成果的正义事业,并表示我们声援拉丁美洲各国人民争取该地区和平与繁荣的努力。

我们支持不结盟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人民为实现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并且建立一个公正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所作的努力。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人民现在和将来都将积极支持和声援世界各国人民为建设反对各种形式统治和奴役的新的社会和独立世界所作的努力。

我愿借此机会对联合国的机关、专门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包括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部,并且对各国政府深表谢意,感谢它们在我国最近水灾造成破坏后采取了人道主义步骤。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外交政策继续不变。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生前所推动和尊敬的最高领袖金正日所正在执行的独立、和平和友谊是我国外交政策的基石和原则,而且其正确性和生命力在实践中已经得到有力的证明。

独立对我们共和国的生命至关重要,并且是其国内和外交政策的关键因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独立政策不但保障具有我们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性和稳定,而且对东北亚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和平与安全作出重大贡献。

忠实于慈父般领袖金日成同志的生前教导,并且在尊敬的最高领袖金正日同志的英明领导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一如既往地继续坚定致力于独立、团结世界各国主张独立的人民,进一步与他们加强友好合作关系,并且在完成促进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人类共同事业中忠实地履行其职责。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愿向大会保证,它将和其他各代表团一起为就本届大会议程项目进行成功的辩论作出真诚的努力。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尼日尔外交与合作部长巴祖姆·穆罕默德先生阁下发言。

穆罕默德先生(尼日尔)(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我国代表团向你表示热烈祝贺,祝贺你当选为联合国大会第五十届会议主席。你的当选和纪念本组织五十周年巧合,这的确证明国际社会对你和贵国葡萄牙的尊重。你肯定会得到尼日尔代表团的充分合作。

你的前任阿马拉·埃西外交部长在其丰富的职业生涯中又增添了在此出色完成工作的纪录,我最衷心地祝愿他今后活动圆满成功。

在本组织历史中这个过渡的一年里,我还愿向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致谢,他以富有活力的方式履行本组织领导人的职责。

自联合国1945年在旧金山创立以来半个世纪已经过去。因此,今年的届会为我们提供独特的机会来认识当时



领导人创立本组织的历史性姿态的重要意义，并且加强我们对《宪章》理想和原则的信念。它无疑是人类可用于建设未来世界的最重要的文件之一。对于象35年前获得国际主权的尼日尔这样的年轻国家，不容忽视联合国在解放各国人民中所发挥的有力作用及其作为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中国际合作熔炉对人类进步的宝贵贡献。

在创立联合国五十年之后，使其长期瘫痪的冷战所造成的威胁已经消失，为国家之间更健康 and 更具有建设性的合作开辟道路这个新气候使本组织一年前在南非战胜种族隔离制度之后向它表示热烈欢迎，从而在许多年后结束其议程上最痛苦的项目之一。

自从马德里会议以来，中东也在不可逆转的和平道路上前进，终于在1993年9月13日签署了有关加沙地带和杰里科自治的《协定》。

但是，这个新气候也造成其他威胁，和冷战时期同样可怕并且同样干扰许多国家人民的和平。与民族主义、种族竞争和宗教不容忍相关的冲突在世界许多地方爆发了。尽管取得了进步，民主在日益严重的贫困、营养不良、疾病和环境恶化造成无法形容痛苦的国家中难以扎根。

换言之，召开本届大会的全球情况远非使人们有完全乐观的理由。本届会议应该为我们提供机会，富有成果地分析如何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一个没有这种暴行的世界，一个人类将不再受苦并且和平、真正发展和公正的理想将普遍存在的世界。

我国尼日尔的局势和许多其他非洲国家的局势一样仍然充满着各种产生于灾难性经济环境的困难。1994年1月我国货币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贬值50%是对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严重打击。

副主席奥德隆先生(圣卢西亚)主持会议。

由于这个相当剧烈的金融措施所期待的经济复苏推迟了，因为该措施的集体和统一性质使它不适合受到影响的各国的具体情况。尼日尔不能指望大幅度增加其原材料出口，相反却经历其外债和进口成本压力的不合理增

加。尽管如此，我国政府与布雷顿森林机构协力，根据系统地调整公共和半公共部门的结构，加之以在极大改善国家收入和控制公共开支的基础上平衡宏观经济合计数据的政策进行了经济结构调整方案。

从政治上说，1990年开始的民主进程正在进行和扩大，虽然它继续经历伴随任何新试验的成长的痛苦——对新发现的自由的无节制做法和滥用，公民无法无天的倾向，各种利益集团、特殊利益等的过分发展。但是，积极工会、独立和自由媒体和有活力的文明社会的存在为能确保尊重法制和促进民主文化逐渐发展的持久性民主结构创造基础。

尼日尔在实行体制化民主制度不到四年后，进行了总统选举和立法选举。定于1995年1月举行的最近一系列立法选举是授权一个独立的选举委员会进行的，该委员会由一位文职官员领导，并主要有来自各非政府组织、人权组织和促进民主组织的人士组成。几位国际观察员目睹了投票，他们都说，这次选举是透明度与平等的典范。这些选举导致反对派在议会占据多数。因此，自那时以来，尼日尔一直在一个总统派少数同议会多数不一致的政权下生活。这种所谓的共存政权是立宪权利和共和国不同机构间关系最微妙的分配形式。尽管我们经历的这种非常微妙和前所未有的经验本身就存在各种困难，但这种体制一直在正常运作。

最高法院是在可以确保共和国体制运作基础上受权解释《宪法》和阐述法律的机构，它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系统地依赖该法律机构是得到整个政治界支持的一个原则选择，体现了它致力于国家的法制、稳定与安全的承诺。

我国政府正是为了国家的安全和稳定才作出各项努力，终于导致1995年4月24日政府和加入武装抵抗组织的图阿雷格族叛乱的领导人达成协议。正如大会所知道的那样，自1991年以来，尼日尔北部地区一直存在声称代表图阿雷格族和要求建立联邦政权的武装叛乱，该族认为只有联邦政权才能给其人民提供自由自治。同叛乱领导人进行的讨论不断强调避免无谓流血和集中进行对话的需要，对话的主要焦点就是国家的最佳利益。由于阿尔及利亚、布基纳法索和法国等友好国家的调解努力，我们已能

够于1995年4月24日签署一项最后和平协定,我要再次表达尼日尔人民对这些国家的感谢。这项以尊重神圣体现共和国特征的《宪法》的原则为依据的协定强调了两个主要因素:第一,从政治上讲,协定建议加速建立下放权力体制,并随后把行政和政治权力移交给这些机构。第二,从经济上讲,协定建议在该国北部地区执行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特别方案。

关于该重要协定所作承诺的第一个方面,政府的责任几乎具有排他性。但第二个方面则不是这样。的确很显然,在国家踏上民主和自由体制化道路时爆发的这场叛乱,其动机主要在经济方面。尼日尔北部地区经过过去几年周期性干旱后,由于其生态系统的剧烈变化,正处于非常危险的局势中。牲畜放牧已成为严重问题,致使游牧民族四处游荡,并产生不满情绪,很快就使其要求获得不同的特征。这场叛乱毕竟只是人民面临真正困难的一种症状,因此适当处理它的唯一方法就是重新唤起这些严重受灾区域所有人的希望。正因为如此,和平协定规定于1995年10月30日和31日组织一次由同尼日尔有联系的所有国家和机构参加的圆桌会议,以期为北部地区制定特别发展方案。我吁请所有愿帮助尼日尔确实恢复和巩固和平的国家慷慨支持这一事业。

在国际方面,卢旺达、索马里、利比里亚和前南斯拉夫——只举几例——的悲惨冲突都雄辩地证明,冷战结束所产生的国际秩序十分脆弱。而且还证明,当国家稳定崩溃、当随后发生的国内冲突造成无法言状的苦难时,目前的体制不能进行充分的集体回应。

卢旺达局势就是因非常严重并破坏联合国基本原则而应予特别注意的局势之一。我国非常认真地关注着卢旺达当局为克服那里发生的悲惨事件的后果,并为巩固民族和解与持久和平工作现已进行一年的各项努力。

利比里亚局势经过一系列导致成立新国务委员会的主动行动后,已真正出现积极的转折。我要借此机会向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国家共同体)和所有提供十分有益帮助的人、特别是尼日利亚的萨尼·阿巴查总统和加纳的罗林斯总统表示祝贺。我要祝贺利比里亚人民的勇气,并鼓励他们坚持走他们付出高昂代价才重新找到的这条和平与希望之路。

在安哥拉,尼日尔密切关注着和平道路上取得的进展,我们向多斯桑托斯总统和萨文比先生表示祝贺。尼日尔同样认真关注着西撒哈拉局势的发展,我们对那里恢复和平进程的进展缓慢感到遗憾。

关于安全理事会对利比亚实行的制裁,尼日尔认为,该国当局提出的建设性建议构成了解决这场危机的重要基础,该危机的后果给利比亚人民和尼日尔等邻国造成难以承受的负担。

在我们大陆以外地区,尼日尔欢迎1993年9月13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和以色列在华盛顿签署设想加沙地带和杰里科自治的协定。随后出现的动态——经过非常艰苦的工作——已导致一项重大突破,1995年9月28日在华盛顿签署了把自治扩大到西岸的协定。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这个联合国会员国的漫长悲剧提出了许多有关联合国能否确保尊重其各项原则的问题。该国穆斯林人口因国际社会自相矛盾、心血来潮和犹豫不决而遭受的苦难太多了,而人们却允许波斯尼亚塞族这个既成事实政策的大师继续从容进行其可恶的“种族清洗”做法,使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成了严重问题。

尼日尔欢迎联合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组织)今年九月对塞族施加的军事压力,我们热烈欢迎最近美利坚合众国领导的为使该区域恢复和平的和平主动行动。我们希望,这一重大步骤将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实现公正和持久和平奠定基础。

联合国在它创建50年后必须加强其促进各国人民之间对话与合作的使命。它必须比过去更积极地努力尽可能限制紧张局势,在冲突爆发时解决冲突,但特别是预防可能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局势。

本着这种精神,在我们的共同组织的生活中的这个特殊一年中,根据庄严载入《宪章》第4条中的普遍性原则,尼日尔主张成立一个特设委员会以研究台湾代表权问题。

冷战的结束未能帮助世界避免地方冲突的出现,正如它未能消除由于储存和改进武器而给人类造成的沉重负

担一样。然而，一个既定事实是：裁军和不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在预防冲突和促进和平和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发挥关键性作用。因此，我们可以为取得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1995年）审议和延期大会的结果自我庆幸，这次会议除同意无限期延长该条约外，还同意最迟在1996年缔结一项全面核禁试条约。尼日尔希望重申它深切希望看到现在正在进行的谈判导致一项具有普遍性和能更有效地加以监测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在试图预防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扩散的同时，我们不应忘记常规武器的威胁和需要对它们进行管制。

尼日尔再次高兴地赞赏马里今年提出的建议，该建议导致本组织秘书长派团访问西非次区域，以评估小型军火的非法流动对该次区域各国的消极影响。我们支持秘书长在该特派团访问后所提出的建议，并继续希望，对有关决议给予广泛支持的国际社会将为这些建议的实施提供不可缺少的支持。

最近几年，本组织在冲突的预防和控制方面作了大量投资。把很多资源和大量时间用于这方面，以致有时妨碍了发展措施的执行。然而，我国代表团仍然坚信，对和平的最大威胁莫过于目前富国与穷国之间对话中的僵局，以及由此造成的各种不平等现象的扩大。

举行本届会议时正值世界经济局势由于根深蒂固的不平衡现象而四分五裂。虽然一些区域取得很大进展，但在其他地区，拖延现象正变得逐年严重，有时导致空前的危机。最贫穷的国家似乎被世界经济所取得的进展抛弃在一旁。在一些国家中，国家的结构本身处于完全破败状态，人口陷入最深困境。贫穷、饥饿和文盲困扰着五分之一的世界人口，在世界很多地区，形势恶化到危机的程度。

非洲大陆作为紧急优先事项正在要求国际社会提供支持。它的结构缺点继续存在并往往变得更严重。日前经济增长率的改善仍然太微小，不足以补偿15年的经济下降。即便在进行重大改革的国家中，经济情况也是令人失望的。尽管国际社会在各种主要会议和首脑会议的纲领性文件中所做的承诺，官方发展援助逐年减少。在发展中

国家最需要官方发展援助来支持其改革时，这种援助却大幅度减少，围绕这种援助出现的、被称为“捐助国疲劳症”的普遍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

我国感到遗憾的是，即便是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涉及非洲发展的高级别部分，包括《1990年代联合国非洲发展新纲领》的实施，或者是刚刚结束的《1990年代支授最不发达国家行动纲领》执行情况中期全球审查，都未能使国际社会确定一套具体措施，以通过在最贫穷的国家中为持续和持久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创造条件来扭转这个趋势。

贫穷、疾病和文盲的无声危机应该激发国际社会通过采取解决这些问题的更始终一贯的预防性办法来消除罪恶的根源。问题的根源包括继续阻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努力的外债负担。虽然我们承认在根据《那不勒斯条款》重新安排还债日期和取消债务方面作出的努力，我们必须指出，这是不够的。

捐助国充分认识到，它们以及多边金融机构是我们这些国家的主要债权人，它们所提供的用于偿还债务的很大一部分资金只不过又回到它们自己和多边机构的金库中。

以优惠条件提供的资金通常不足以补偿贫穷国家的筹资赤字。如果要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需要有全面和持久的解决办法。

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其中的最不发达国家在它们的经济中所进行的根本性结构改革在社会和政治方面付出重大代价，而且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充分支持。虽然结构性调整对纠正严重的经济不平衡现象仍然是绝对必要的，但不应忽视最贫穷和最脆弱人民的需要和优先事项。调整和改革的目的必须是改善人口的福利。虽然有理由鼓励各国政府继续坚持改革，但也必须帮助它们减轻这种改革的严重影响。反贫困的斗争是3月在哥本哈根举行的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的主题之一，我们欢迎国际社会作出的很有勇气的承诺，特别是为消灭贫困、失业和社会排斥的一体化战略而提供必要资金的承诺。我们仍然怀着希望，这些承诺将在各国和国际上转化为行动和首创性建议。

最近刚在北京结束的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也是我们时代的一个里程碑，因为国际社会在会议上重申了妇

女作为发展的主要参加者和受益人的作用,并承诺把更多的资源用于改善妇女的地位和增加她们参与各国政治和经济生活的机会。

现在正在起草的“发展纲领”被一致称为是对“和平纲领”的补充。这个纲领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个新机会,使它除仅仅重申原则外,能集中于提供与实施具体的发展措施的任务相称的资源。

最近几年举行的一系列世界会议使我们能够为全球发展提出新的构想,并确定需要采取哪些措施来使这种构想成为现实。国际社会必须紧急地以具体证据表明它致力于在它所选的道路取得进展。

任何拖延都只会使补救措施变得更加困难和代价更高。纪念标志着我们组织已经存在了半个世纪的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具有很大的象征性,如果我们不明智地利用这些象征将是轻率的。这是一个如此难得的机会,我认为,我们必须利用它。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副总理卡姆普伊·乔布瓦拉帕先生阁下讲话。

乔布瓦拉帕先生(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以老挝语发言,法语翻译文本由其代表团提供):弗雷塔斯·多阿马拉尔先生一致当选主持大会第五十届历史性会议是对他的国家葡萄牙当之无愧的赞颂。了解到他的才干和他在国家一级与国际一级的许多政治活动,我敢相信大会本届会议在他的指导下将会取得成功。

在这一重要时刻,我还要赞扬并祝贺本组织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在履行维护和平并在全世界推动发展这一重要的职能时作出了巨大努力。

国际局势仍然处于复杂而动荡的状态。仍肆虐于我们星球各地的种族冲突、宗教冲突和边界冲突不断困扰国际社会。尽管作出无数努力以解决这些冲突,但是没有迹象表明我们已接近实现自己制订的目标。铭记过去的教训和经验,我们应该进行明智的反省,采取适当行动,共同努力以找到应付这些挑战的合理而和平的方法。当今世界的现实显示,创造和平与正义普遍存在的气氛并非易

事,因为这是一项崇高、艰巨而长期的义务,它同时需要耐心和决心,因此,我们呼吁国际社会为了世界各国和各国人民的利益表现出耐心和决心。

在欧洲,给自己的人民带来极大痛苦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冲突仍然没有得到最后解决。有关各方刚刚达成的60天停火协议无疑是寻求全球和平的一个新阶段。这一协议也要求以极大的聪明才智和最大限度的克制以及恢复世界这一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的意愿作出其它努力。

在非洲,经过多年斗争,种族隔离制度终于被废除。老挝人民和世界上所有其他热爱和平与自由的各国人民一样对这一事件感到非常高兴。我们祝愿新南非当局在纳尔逊·曼德拉总统的英明领导下为建立一个团结、无种族歧视、民主和繁荣的新南非进行的不懈努力中取得更大的成功。

还有关于非洲问题,老挝人民希望仍在非洲大陆一些国家肆意猖獗的冲突和暴力得到和平解决,以维护各国的团结,促进民族和谐与发展。

在加勒比,总的形势是有利于推动该区域各国之间的相互了解以及合作的发展的。在这种情况下,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认为,现在是解除单方面对古巴严格实行的经济封锁的时候了,为毫无歧视地推动和平与稳定,以及该地区各国人民之间的合作作出贡献。

在中东,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以色列于今年九月缔结的关于将自治扩大到西岸地区的协议是贯彻1993年在华盛顿签署的《原则宣言》的新的积极步骤。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希望中东和平进程将继续向前推进,以符合本区域各国人民享有永久和平与进行发展合作的利益。

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该地区各国人民为确保和平与安全以及推动发展合作作出了值得称赞的努力。这些努力得到世界各国人民越来越多的支持。创建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区域论坛的倡议是世界这一地区信心与合作的深度和力量的又一重要衡量标准。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欢迎在执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之间达成的各项协议方面取得的

积极结果,这促成了该区域的局势的改善。同时,老挝人民充分支持朝鲜人民和平与独立地统一朝鲜的强烈愿望。

作为因从事支持维护该区域和世界和平与合作的活动而得到公认的地区之一的东南亚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国即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旨在使东南亚成为一个和平、友好与合作以及无核武器区地区的努力作出了有益的贡献。我国在国家建设的努力中也取得了新成功。去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8%的水平,外国投资量有所增加,因而对改善老挝人民的生活条件作出了贡献。更重要的是,我国的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现在得到了可靠的保证。目前老挝政府正在市场机制下积极努力贯彻到2000年的发展战略,这将推动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人力资源的发展与可持续乡村发展,并十分重视环境的保护与保护妇女和儿童的权利与利益。

在国际舞台上,老挝政府将继续执行其一贯的和平、友好以及同所有国家进行合作的政策。目前,它正集中精力创造必要的条件,以使其在最近的将来成为东盟正式成员。我们希望该组织各国,其他友好国家以及各国际组织为我们的努力提供援助和支持。

近年来,整个世界经济局势显示出某种积极趋势。然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面临着有诸多原因引起的经济困难。因此,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认为,为了使相互依赖给所有国家带来同等好处,我们应尽快恢复南北对话,以便促进发展合作。同时,我们应作出各种努力以找到尽快解决最不发达国家债务问题的方法,以便为它们的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高度重视社会首脑会议通过的《行动纲领》的实施,这次会议是今年3月在哥本哈根举行的首次此类会议。我国政府希望国际社会能共同努力实施该纲领,并促进使人类可以生活在和平、安全与正义的环境之中的社会经济发展。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认为,今年9月在北京举行的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大会的成功为妇女全面参与到发展中来创造了有利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氛围。因此,我们将继续促进并确保男女平等的权利——我国宪法中明确规定的权利。我们也将继续动员并帮助少数民族妇女,作为行动者和经济增长成果的受益者全面参与发展进程。

在目前的国际局势中,尽管东西方对抗已经结束,但人类仍将关注因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存在而造成的危险。人们迫切需要采取集体有效的措施以减少并永久消除这一危险。在这一方面,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支持东南亚国家提出的使本区域成为无核区的倡议。

促进人权与基本自由的问题仍是国际议程上的一个优先事项。在考虑这一问题时,许多国家都对这样一种趋势表示关注,即不仅处理人权的国内和政治方面,而且利用他们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这违反了人民的自决权利。考虑到每个国家的内在特征,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认为,只有一个全球性的、平衡的解决这一敏感问题的方法才会有利于人权事业,才能符合所有人民的合法利益。

我们今天的聚会恰逢联合国正积极准备庆祝其成立五十周年。这一纪念对我们所有人而言应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借此我们可以审查本组织过去五十年的表现,以期增强其在各国人民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以及维持世界和平方面的作用的效力。在新的国际局势中,应重组联合国,特别是它的安全理事会,并使之民主化,以便使其成为一个可以信赖和公正的机构,得到所有国家的信任,并有能力解决全球性问题。本着这种精神,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将继续与其他国家代表团一起,为加强我们这一普遍性组织而作出积极贡献。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尼泊尔外交部长,尊敬的普拉卡什·钱德拉·洛哈尼阁下发言。

洛哈尼先生(尼泊尔)(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代表尼泊尔代表团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对迭戈·费雷塔斯·多阿马拉尔先生阁下当选为大会第五十届会议主席表示祝贺。人们请求他在这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时刻指导我们的审议。他表现出的能力、经验和智慧对我们而言是一种保证,即我们作出了正确的选择。我向他保证,在他履行其职能时,我国代表团将予以充分合作。

我也愿对科特迪瓦外交部长阿马拉·埃西先生阁下表示赞赏。他出色地指导了大会第四十九届会议的工作。

同样,请允许我向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表示问候,而且我愿向他转达尼泊尔国王陛下

政府的谢意,感谢他为了和平,作出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自从布特罗斯-加利先生当选秘书长以来,通过其在《和平纲领》和《发展纲领》中的提议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引导了联合国的辩论。我们也同意他更好地管理本组织的构想。作为一个正在运转的、扩大了对人权与正义的承诺的民主政体,尼泊尔以极大的兴趣等待着秘书长的《民主纲领》。这些在今后几年内将成为联合国关注的领域。

我们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关头于此聚会。联合国正在庆祝其成立五十周年,为我们进入下个世纪做准备。这就促使我们作一些反省,即我们想要塑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以及我们想要联合国在其中发挥什么作用。这些问题并不适合于容易的答案,但联合起来,我们在目前这一时刻就能够开始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

五十年前,联合国带着一个使命问世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促进国家间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重申对基本人权之信念,以及促进在更大自由中的经济和社会进步。尽管此后马上开始冷战和因此产生的强权竞争使力量被削弱,但是联合国一直积极努力履行这一使命。它已经对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产生巨大影响。它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努力已经产生成果。同样重要的是它在扩大和加强国际法方面的作用。通过帮助加快非殖民化进程和确保人民的自决权利,联合国为世界各地许多独立国家的诞生提供了便利。我们也不能忘记本组织对反对种族隔离斗争的贡献。今天,南非已经成为一个民主、无种族歧视的国家,联合国这一世界机构的又一个自豪成员,联合国成员普遍性的目标将近实现。我国代表团最由衷地欢迎和祝贺我们最新的成员伙伴,帕劳。

世界正在经历一场巨大的改变,为全世界各地的人民带来新的希望和向往。民主改革继续大踏步前进,对保护和促进人权及个人自由的关心也不断提高。一个更加自由的世界贸易体制正在形成。经济相互依存,作为国际生活的事实正在得到承认。对抗的逻辑正在日益让位于在全世界和解与合作的逻辑。我们认为,现在是我们抓住这一新得到的机会的时候了,以使《宪章》实现一个和平、繁荣、平等和正义的世界的目标不可改变和永远有效。

尽管有这些积极的发展,但我们距离普遍和平还很远,极其残酷的冲突继续困扰世界。战争的祸害仍然给许多

人带来说不尽的悲哀。日复一日,我们目睹上百成千的无辜人民成为敌对和几乎已被遗忘的“种族清洗”和种族灭绝现象的受害者。另有数以千计的人正在死于饥饿和疾病,同样,世界不同地区数以千计的人正在被迫背井离乡,沦为难民。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索马里和卢旺达呈现了已经发生的可怕景象。所有这些令人发指的局势都对联合国及其会员国的能力提出挑战,要它们不仅维护和平与安全而且还要确保最起码的基本人道和需要。

说了这一点后,让我赶紧补充说,我们所经历的各种失望并不完全是本组织失败的结果,它们基本上是一种日新月异的全局环境变化的反映,在这种环境中,我们的期望非常高。人们要求联合国处理联合国在政治上和后勤物上没有准备处理的局势。我们感到宽慰的是,对每一次失败的和平行动,就有许多我们可以引以自豪的其他行动,如果没有联合国在那里,死亡人数会大得多。联合国已经帮助安哥拉、柬埔寨、萨尔瓦多、海地、莫桑比克和纳米比亚实现了和平。即使在前南斯拉夫境内,联合国所做来的好事现在正为人们所赞赏。由五国联系小组提出并被有关方面原则上接受的9月8日和平计划是隧道尽头的一座灯塔。我国代表团支持在国际承认的边界内保持前南斯拉夫境内各国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实现解决的原则的日内瓦协议。

我国代表团还十分满意地看到,中东和平进程的势头不仅不断壮大,而且已经变得不可扭转。9月28日,拉宾总理和阿拉法特主席在克林顿总统、约旦国王侯塞因和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出席的情况下,在华盛顿签署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协议,这是中东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尼泊尔真诚地希望,以色列和叙利亚以及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谈判不久能够重新恢复,以便能够保障整个地区实现联合国设想的公正和持久和平。

让-贝特朗-阿里斯蒂德总统返回海地是联合国和民主的胜利。缔造和平和加强民主的进程正在这一国家中生根。我国参加联合国海地特派团,骄傲地作为这一进程的一部分。

在履行其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职责中,联合国具有维持和平行动作为解决冲突的一项重要工具。我国有参加这些和平努力的长期历史。从1958年的联合国黎巴嫩观察团,到联合国紧急部队、联合国索马里行动和其他

几项行动,到目前在前南斯拉夫境内的联合国保护部队、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和海地特派团,尼泊尔都为联合国的和平行动派遣了部队、军事观察员和民警人员。我国许多维持和平人员在执行任务中献出了他们的生命。今天我站在这里重申,尼泊尔将继续响应为联合国的和平努力作出贡献的任何号召。

近来,维持和平行动已经成为多种职能的行动。它们的职能已经超出了监督停火和停战协议的传统作用。它们已经陷入在极端困难和危险的局势中履行多方面的救济和人道主义工作的活动。由于授权不够明确和没有原本应该清楚地预见的应急计划和增援部队,我们的蓝盔人员不仅被迫眼看他们的哨所被占领,他们还被抓做人质,被铁链绑起来,使他们作为人和士兵的尊严受到侮辱。这种令人痛心的场面不能再出现了。必须明确界定新一代维持和平行动的授权。首先必须提高联合国以及时的方式维护和平利益的能力。在这方面我要重申,我国代表团支持为任何新的和扩大的维持和平行动,在预先商定的反应时间内为联合国提供预备部队。

归根结底,维持和平行动只是一种临时安排。真正的解决办法在于消除问题的根源,而这样做最有效的办法是促进经济发展,保护人权,保障社会正义和维护民主原则。如果不在这些领域取得真正进展,国际和平与安全将仍然是一个不可实现的目标。因此,必须恢复联合国的政治和军事活动和联合国的经济和社会方案之间的平衡。

1990年代经常被形容为一个空前变革的时代,其特点是冷战告终,大国竞争结束,经济全球化和相互依存,资本、商品和服务活动更大,以及通过一场通讯革命,使思想广为传播。人们曾经期望全球经济得到一笔巨大的和平红利。

但是这些希望破灭了,因为在过去五年中,最贫穷的国家,其中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和内陆国家的情况实际上下降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相互利益、相互依存和分担责任的基础上进行建设性对话和实现伙伴合作的希望没有实现。许多发展中国家进行了痛苦的结构改革,但是,它们的社会经济前景并不令人鼓舞。讽刺的是,即使是许诺给将给许多国家带来新的贸易和发展机会的新的世界贸易体制,也将对最不发达国家的经济产生不利影响,如果我们不及时采取实质性纠正措施的话。

近来举行的一些重要会议,强调了国际合作的不足和希望。里约环境与发展会议通过的《二十一世纪纲领》基本上仍然停留在纸上,因为没有必要的资源。去年的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肯定了人权在发展中的中心作用。哥本哈根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承认联合国所关注的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贫困、失业和社会瓦解。上月在北京举行的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力求解决在当代世界秩序中男女绝对平等的《宪章》基本原则。

正如秘书长在他的《发展纲领》中雄辩地强调的个人和改善他们的命运,是一切发展的核心所在。和平、经济增长、环境、正义和民主,现在已被承认是发展的五个组成方面。迫切需要有更多的资源和更大的政治意愿,把我们的许诺和承诺变成行动。加强而不是削弱联合国的主要发展机构,如联合国人口基金,履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联合国结构内的改革,以及扩大联合国各机构和布雷顿森林机构之间的合作,这些应该是联合国在下半个世纪进行有意义的国际发展合作新方针的关键。

本世纪最后十年也开辟了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和减缓军备竞赛的令人振奋的可能性。作为联合国亚洲与太平洋地区和平与裁军区域中心的东道国,尼泊尔一贯坚定相信需要体制安排来加强世界裁军运动。我们相信应该进行国际、区域和分区域对话,以加强公开性、透明度和建立信任,促进裁军和安全。1995年裁军措施的主要重点是4月至5月在纽约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和延期大会。该会议不仅通过无限期延长《条约》加强了核不扩散制度,而且还通过了一套得到广泛赞扬的决定。强调需要建立一个全面的裁军制度,通过使核武器国家履行它们所承担的义务来解决所有国家安全方面的关注。这些义务包括迅速缔结一项全面禁试条约,向无核武器国家作出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安全保障,为和平目的而不受歧视和阻碍地转让核技术,停止生产用于制造武器的裂变物质,以及最终消除所有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因此,我们对核试验的恢复深感失望。我们真诚希望一系列此类试验将不会阻碍在1996年缔结一项全面禁试条约。

尼泊尔还支持全面禁止化学、生物和其他诸如杀伤地雷等非人道武器的倡议。在这里我要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时期,常规武器给人类造成了最大的痛苦,超过了这些类型武器。对常规武器的审议也应该是联合国努

力的一个重点。我谨借此机会重申我们关于应该将采取裁军措施而节省的资源用于发展,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的立场。

联合国五十周年的即将来临完全应导致就联合国的未来进行各种认真的研究。

其中大会第四十九届会议主席拟订并通过谈判达成的有关加强联合国系统的协商一致决议在目前具有重大意义。各高级别工作组正耐心地忙于拟定改善联合国财政状况和扩大安全理事会问题的建议,尼泊尔更相信应该以一种统筹兼顾的协调办法来使联合国更有效率和效力,更能适应变化中的时代。

看来大家普遍认识到,安全理事会这个主要负责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联合国主要机构应该更充分地反映当今世界的现实。

专属权利的长期存在也许是没有道理的,在不适当考虑到其他迫切因素时尤其如此。无疑,已就增加成员的必要性达成共识。如果必须增加常任和非常任席位,那么不应损害区域和民主代表性的基本原则。在挑选安全理事会成员时,当然应该适当具体考虑到会员国对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贡献。然而,尤其应该考虑确保不要使任何区域代表不足或没有代表,并保持北方工业化国家与南方发展中国家之间在总的成员组成中起码的平衡。

我们痛苦地看到联合国为财政问题所困。我们认为这不是因为分摊制度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不缴付已经接受义务的款项。目前的35亿多美元欠款实际上相当于联合国经常预算的3倍多。我们准备审查以支付原则为基础的现行分摊制度,我们也认为不应要求任何国家承担过重的负担,但同时我们敦促各会员国按时缴纳应缴款项。我们注意到,秘书长不得不调用维持和平预算的款项来支付经常预算款项的不足。这显然是对部队派遣国不公平,他们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不支付应偿还他们的款项造成把负担从富国转嫁到穷国身上。

最后,我要简单谈谈南亚区域开展的区域合作活动。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南盟)将于今年12月庆祝它的十周年。通过南盟这一媒介,尼泊尔正实施一项以务实和注意结果的方式促进区域合作的政策。我们已确定各个合作领域,

并开展合作,从遏止恐怖主义到对付滥用和贩运毒品,从环境保护到减轻贫困。今年生效的南亚优惠贸易安排是我们重要的区域合作措施之一。尼泊尔期待着与我们的区域伙伴一道以更大的干劲和决心作出努力,从而实现区域和平、稳定、进步与合作。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卢旺达外交与合作部长阿纳斯塔斯·加萨纳先生阁下。我现在请他发言。

加萨纳先生(卢旺达)(以法语发言):请允许我代表卢旺达人民和我国代表团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对迪奥戈·弗雷塔斯·多阿马拉尔先生阁下被一致推选为大会第五十届会议主席表示热烈和由衷的祝贺。这一选择是对其作为一名外交官和政治家而具备的才能和经验的确认,也是他的国家的荣誉。

我还高兴的借此机会向他的前任、科特迪瓦的阿马拉·埃西先生阁下表示赞赏和钦佩。他在大会第四十九届会议期间的全心努力、能力和奉献给这位杰出的外交官带来荣誉。他是他的国家和整个非洲的骄傲。

还请允许我代表卢旺达全国统一政府就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在履行其职责时表现出的技巧和决心向他表示感谢。他的这些素质使联合国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就,并巩固了他的信誉和声望。

我要借此机会欢迎帕劳共和国加入这个国际大家庭,被接纳为联合国第185个会员。该国代表团来到这里,扩展了联合国的视野,为我们打开了又一扇合作之门。

我国代表团及我个人特别荣幸地参加这次第五十届会议,这次会议还包括纪念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我国代表团高兴地代表卢旺达人民和政府与各国一道庆祝这一周年纪念。本组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成立,旨在避免后代免遭到战祸、种族灭绝和其他数世纪以来折磨人类的罪恶。

联合国因此起草了一部《宪章》,其基本原则基于人权、正义与和平。我国代表团谨借此机会向这一不可或缺的组织的创始国致意,它们率先创造了一个世界机构。联合国自成立时起,就一直是世界上爱好和平、正义和进



步的各国人民的理想论坛。其五十周年纪念是一次机会，使我们得以回顾我们走过的道路，停下来检查我们的目标并修正我们的计划，以为未来作好更充分的准备。我国代表团感到高兴的是，联合国在半个世纪中使我们免遭世界大战，并成为促进与维持和平的不可或缺的机构。

对尤其是非洲大陆上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本组织在这50年中，在使很多国家从殖民枷锁中获得解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联合国众多专门机构的成立则使它成为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领域中发展的工具。如果由于这一重要组织的存在，世界得以避免其他世界大战的话，它却未能避免其成员国之间数以百次计的冲突，也未能避免在会员国之间进行干预，这些会员国由于一些原因，通过支持第三国而进行这种冲突。自1945年以来，战争无一例外地从北半球移往南半球。

继冷战结束之后，必须对联合国进行改革和调整，使它能够对各会员国、尤其是获利最少的发展中国家的愿望作出反应。

就安全理事会而言，我们必须确保公平地域代表权并增加常任和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这种调整必须使非洲获得一些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并取得因此产生的所有权利和责任。这是该大陆的权利，并非一种特权。安全理事会急需在其理事国之间或针对联合国其他机构以及本组织其他会员国之间实现民主化和更大的透明度。

我国代表团支持改革联合国的设想，以便获得更高的效率和避免本组织内及它与各专门机构之间的重叠。这种改革的目标应是加强某些机构，因此不应被解释为具有任何其他目的，如减少各会员国的会费。

我在结束这一介绍之前，要再次指出正义和发展是使世界上实现和平与安全的关键因素。这是本组织存在的原因，也是卢旺达政府和代表团的最高愿望。

这是自卢旺达种族灭绝的悲剧和有计划的屠杀开始折磨我国和我国人民及整个世界以来，卢旺达民族统一新政府成员首次参加联合国大会的辩论。

主席重新主持会议。

我们非常清楚，在大会发言不是一种简单的仪式，发完之后就可以回去。我们知道，在这一受尊敬的论坛中所作的发言，得到人们的聆听、分析和仔细观察，特别是因为这是各国表现其人民的意志、愿望和优先事项的机会，也是表示它们对当今国际问题的立场的机会。它们必须超越纯粹的国家利己主义，而对国际理解和团结作出贡献。

在卢旺达犯下的危害人类罪，不仅是对卢旺达人民、而且是对本机构各会员的犯罪，它们应让我们用几分钟谈谈一些对这一罪行的首要受害者的想法，这个不幸地正是我国卢旺达。对于这场悲剧，我们不得不沉痛地强调联合国在当种族灭绝和大屠杀开始时决定撤走驻在卢旺达的2500名蓝盔部队那一天的行为和失败，因而放弃了全体手无寸铁的居民并把他们交给杀人者。

这明显是一个未能帮助处于危险之中的人民和处于险境的人口的例子。一百万人在这些悲惨和有计划的事件中丧生，似乎有人决定把拥有这么多人口的整整一个国家一下子从世界地图上抹去。

需要提醒大会注意，这完全不是卢旺达的一场内战。相反，它涉及前唯一党派的民兵及其支持者、前卢旺达武装部队的军官和前政治家，他们对无辜的和手无寸铁的人民进行了一场追捕，这是对该国所有图希人和所有温和的胡图人及其家长、其他亲属、朋友和与他们接近的每一个人的追捕。

在这场追捕中，受害者被剥夺了生命权。他们被迫付钱给杀死他们的人，以获得死于头部中弹的权利，而不是被砍刀杀死或被迫挖掘活埋他们的坟墓。向头部或心脏发射一发子弹的价格，在乡村地区从5 000卢旺达法郎到30 000卢旺达法郎，在城市中则是从50 000卢旺达法郎到1 000 000卢旺达法郎或更多。

卢旺达爱国阵线武装力量及民主变革力量实现了对这些非洲纳粹的军事和政治胜利之后，联合国应我提到的各团体所组成的民族团结政府的请求，成立了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并责成它审判那些犯有在该国进行屠杀和种族灭绝罪行者。

或许这是联合国恢复一个国家的人民对其尊重的恰当时机，这些人民1994年4月被抛弃，现在仍然被抛弃。联合国并未使这一人民免于种族灭绝和屠杀，他们现在期待联合国证明它这一次能够审判那些不会也不愿停止屠杀者。

联合国不能再次在卢旺达失败。肯尼亚阿拉普·莫伊总统已宣布他不会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进行合作。如果我们掉以轻心，这就有可能成为先例。肯尼亚总统和联合国应该认真衡量肯尼亚总统若无其事的毒化大潮分区域的程度；他公开宣布，如果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人员敢于进入肯尼亚搜寻对卢旺达犯下种族灭绝的人士，肯尼亚政府就将逮捕他们。我们担心，这可能是联合国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将那些对去年在卢旺达从事种族灭绝和屠杀的指挥者、策划者和执行者绳之以法的失败的开端。在这方面，我们等待安全理事会在肯尼亚总统无视安全理事会在这方面的第978(1995)号决议作出保证之后决定它打算如何处理肯尼亚；在起诉现在在肯尼亚进行躲避的曾经进行种族灭绝的人以及其他可能效仿的人的问题上，肯尼亚拒绝进行合作。

卢旺达共和国民族团结政府希望促进卢旺达和分区域的和平与安全，在1994年7月19日执政时决定把遣返难民作为最优先的问题。我们应该记得，卢旺达难民并非最近才有。他们开始于1959年和1961、1993、1965、1967、1972、1973、和1990年的流血事件。难民数目逐步增加，现在已经超过一百万人。

卢旺达前总统曾一再拒绝允许这些难民返回家园，对此国际社会保持沉默，他声称，卢旺达国家太小，已经过于拥挤，容纳不了新来的人，他还声称，一百多万卢旺达难民应该在避难了三十多年的地方永远流浪下去。

对于新成立的卢旺达民族团结共和国政府来说，不同于前任政府的是，遣返难民是重新安置政府急需的人力资本的一部分；政府已决定将人作为关注的中心，因为一个国家的人民才是其财富的最重要源泉和最大的资产。是人民具有生产力，因此人民必须接受容忍和尊重生命与正义这些积极价值观的教育和再教育—在这种情况下，这是尊重安全、健康、社会和社会职业的福利。

作为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的卢旺达一向承担它在促进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的责任，例如在波斯尼亚、索马里、利比里亚、安哥拉、车臣以及其它发生冲突的地方。

卢旺达政府恪守这些原则，支持任何可能在世界任何地方、特别是在我们分区域为和平创造条件的倡议。因此，我们出席了在刚果布拉柴维尔召开的会议，1995年1月在肯尼亚内罗毕召开的会议和1995年2月布琼布拉会议。卢旺达政府要求实施内罗毕会议和布琼布拉会议的结论，以确保在考虑召开更多会议前迅速遣返卢旺达难民。我们无法理解召开更多会议会有什么目的或目标。

我在开始发言时表示，在联合国这一负有盛名的讲台上发言，对于任何国家来说都是根据过去经验表达他对本国人民的未来和世界未来的看法和设想的机会。这在联合国五十周年之际尤其如此，联合国五十周年不仅是联合国本身、而且也是作为联合国会员国的各国进行评估的时机。

卢旺达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存在以来，一直处于长期的不平衡中，这种不平衡使它遭受一系列挫折：君主制时期的不平衡；强迫同化所有图西族人使之融入占统治地位的部落；拙劣管理的殖民统治时期的不平衡；这一时代产生内在的挫折；以及独立后时期的不平衡；在新殖民主义世界，这一时期也给自己带来挫折、冲突和权利斗争。所有这些不平衡和因此而产生的挫折把卢旺达直接推向1994年4月至7月发生的大规模屠杀和种族灭绝。

目前，在1994年7月19日成立的民族团结政府领导下—该政府诞生于曾经同前单一政党及其追随者的法西斯意识形态进行过斗争的各种政治组合，卢旺达永远的脱离了长期不平衡的轨道，就是这种不平衡滋生了绝大多数的罪恶，使卢旺达一直深受其害。今天，我可以说不平衡正处于恢复了平衡的时期，在这种恢复了平衡的时期，卢旺达所有进步人员已决定，为了卢旺达人民和整个国家的生存，超越种族和区域的分歧，携起手来共同努力。这种恢复了平衡的时期是卢旺达历史、我们的历史上宝贵的时刻，我们希望大会对此感到放心。卢旺达人民和政府呼吁联合国和今天这里的整个国际社会在卢旺达共和国和人民处于这种恢复了平衡的脆弱和微妙时期继续给予他们道义。

物质和财政支持。对于曾经长期生活在事实上的长期不平衡状态的国家来说，这一恢复了平衡的时期是伟大、宝贵的时刻。它象刚刚出生的婴儿，受到极力的呵护，生怕他从怀抱中掉出来。因此，为了卢旺达民族和所有卢旺达人民的未来，帮助我们维护当前这种恢复了平衡的宝贵时刻。

在这方面，我们敦促全世界的记者和政治分析家支持卢旺达人民致力于团结和民族和解的努力。我们要求这些记者和政治评论家摒弃过去那些简单化的措辞和想法，在他们谈到非洲、非洲人民、特别是卢旺达人民时，他们习惯于使用这些措辞和想法。我们恳求他们离开这种先入为主的体系，不要再受过去那些常常简单化了的措辞和想法的束缚，不要根据种族区别来看待卢旺达的一切。卢旺达的事情是复杂的，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必须了解这一点，以便更好地理解今天已经重新获得了的特性和平衡的人民，他们正在恢复平衡和团结以便实现真正、持久的民族和解，他们团结一致，赞成真正、持久的和解，不是那种耸人听闻的民族和解，而是力图深深扎根的民族和解。

卢旺达政府决心不遗余力地建立所有必要的条件，以恢复经济活动，进行我们刚才谈到的深入的全国和解，并推进民主化进程。除了决心以外，卢旺达需要人力、物力和财力以执行其庞大的全国和解、重建和复原计划。因此，卢旺达政府和人民需要非洲社会和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援助，以使卢旺达国家能够建立在不可动摇的基础上，并使卢旺达人民能够享有真正的全国和解。

我的国家卢旺达关心大湖次地区的许多政治和社会与经济问题。在这方面，最近提出了举行一次关于大湖地区的和平和稳定的区域性会议的建议。但是，我们已在其他场合表明，迄今没有人能够解释这种会议有什么新颖之处，特别是未能解释这种会议如何能在实质上有别于1995年1月在内罗毕举行的以及同年2月在布琼布拉举行的关于同一问题的会议。

卢旺达认为，为了可信性和效力，应该在设想其他战略之前，首先检验在内罗毕和布琼布拉被认为合适的措施以及通过的必要的结论。

在政治和安全问题上，由于重新武装民兵以及前卢旺达武装部队所造成的不稳定和不安全对次地区的和平构成了威胁。在这方面，卢旺达政府欢迎建立一个国际委员会，专门调查其目的是颠覆卢旺达及其邻近国家的非法武器贩运。

在经济领域，卢旺达政府属于旨在使非洲大湖地区的国家实现一体化的次区域和区域集团。我国政府决心将其努力放在区域经济联合上，以使次地区的国家能够得到和平的理解和富有成效的合作。

关于非洲，我国政府欢迎兄弟的安哥拉人民的和解努力。我国代表团希望，为了安哥拉人民的幸福，安哥拉将实现持久的和平。卢旺达代表团欢迎有关方面最近就若干重要问题达成协定，并通过了加快执行《卢萨卡议定书》的时间表，以最终结束安哥拉的战争，并实现该国的全国和解。

我们也欢迎莫桑比克人民在和解和民主方面取得的政治成功。本着同样的精神，我们敦促我们的索马里兄弟恢复对话，以便为了该国民众的幸福，重建其受苦受难的国家。我国政府欢迎在利比里亚的昨天还是敌人的兄弟之间开始的对话，以实现利比里亚最终的和平。在这方面，国务委员会于1995年9月1日的正式成立使人可以希望：和平进程已经重新开始。我们敦促国际社会为帮助这个饱受战乱的国家作出贡献。

在中东，由于1995年9月28日签定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协议而开始的和平进程令人鼓舞。我们也支持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正在进行的和平进程。

最后，我国代表团希望，在进入21世纪的时候，联合国将很好地适应明天世界的挑战。卢旺达向本组织保证，它将尽全力在其边境之内建立和平，并在全世界维护和平。这就是我们的使命。

主席：我们已经听取了一般性辩论的最后一个发言者的发言。我现在请希望进行行使答辩权发言的代表发言。

请允许我提醒会员国，第一次行使答辩权的发言以10分钟为限，第二次发言以5分钟为限，而且各代表团应在各自的席位上发言。

穆斯塔法先生(苏丹)(以阿拉伯语发言):厄立特里亚外交部长今天早上在向大会发言时,谈到了他所称的由其宗旨是所谓散布不稳定的在苏丹的全国伊斯兰阵线政权奉行的政策所造成的障碍和问题。然后,他呼吁有关各方在区域和国际一级采取一致行动。在厄立特里亚的发言中,我们确实找不出任何值得我们予以答复的东西,我们也并不打算对有关苏丹的话予以答辩。但在,这种讲话已经成为了厄立特里亚当局在该地区奉行的政策的标志。这就是一种歪曲事实、欺骗和乞求同情的政策。厄立特里亚外交部长说,苏丹被全国伊斯兰阵线统治,这种话不但笨拙,还表明说这种话的人对于苏丹现有制度的政治构成的无知,现有制度的政治构成是把苏丹人民的所有部分都包括在内的。厄立特里亚外交部长的上述讲话干涉了苏丹的内政。他怎么能有权一边谈论别国的内政,一边却声称是别国干涉了他的国家的内政呢?

厄立特里亚谈到该地区的不稳定在扩散是令人极为遗憾的,因为它完全清楚,全世界也很清楚,正是厄立特里亚组织了1995年6月12日至23日在阿斯马拉举行的武装反对派会议,其目的是以武力推翻苏丹政府,这在题为“加强对合法的苏丹政府的斗争”的所谓“方案和机制”的会议最后文件中暴露无遗。这项文件声称:第一,全国民主联盟采取的旨在通过商定的各种机制的活动来颠覆苏丹政府的武装活动是合法的,第二,需要为实现上述目标提供支持,第三,建立一个高级政治和军事委员会来协调和监督加强上述武装斗争。

厄立特里亚作为一个邻国,一个联合国的会员国,一个非洲统一组织的成员国,厄立特里亚当局到底把在其主持下召开的这次会议称作了什么?这不能叫做别的,而是对两个组织的《宪章》中分别为第2、第3条的关于尊重主权、遵守共处和不干涉其他会员国内政的原则、通过和平手段而不是武力来解决冲突的规定的赤裸裸的侵犯。在阿斯马拉召开这种会议直接威胁了苏丹的安全、主权和稳定,并开了非洲各国之间的关系中的一个危险的先例,这个先例肯定会导致非洲大陆的稳定和安全的进一步恶化,从而也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

厄立特里亚竟然认为可以在一个仍在试图医治厄立特里亚政策造成的不稳定给它带来的创伤的地区进行挑拨离间,这确实是令人遗憾的。厄立特里亚当局只是在企图转移人们对其内部问题及其面临的挑战的注意力。

苏丹正在集中力量进行国内重建和促进国内经济发展。苏丹丝毫不想背离被这种努力,并不打算让任何事情阻挠苏丹朝着这个方向前进。出于同样的原因,过去30年来,苏丹一直并正在接纳其人数已达50万的大批厄立特里亚兄弟,我们决心在该区域注入共处精神。我们关心促进国家关系中的负责精神,以使区域内所有国家都能集中努力进行发展,停止充当在区域做他人工具的角色。

卢卡布·哈布吉·恩扎吉先生(扎伊尔)(以法语发言):与我们地处同一地理区域、有着同样的历史并与我们保持最密切关系的一个友好兄弟国家1995年10月9日在这个论坛发言,他在提到他的国家里被称为“人民之声”或“民主电台”的海盗电台的又一个破坏稳定的事例时,竟然把矛头指向我国。我说的是布隆迪代表的发言。

我愿代表我国代表团作出以下澄清,以在世界舆论前恢复事实真相。

这个所谓的“民主电台”并不设在扎伊尔领土内。据我们了解的情况,其发射台是设在布隆迪境内一个布琼布拉部队无法进入的地区。该电台在布隆迪境内一个似乎由胡图族民兵控制的地区进行广播。此外,布隆迪境内岌岌可危的政治局势正造成日前的紧张,并还会引起将在近期内扩散并造成危险局势的恐惧,这种政治局势的主要原因是,由单一种族组成的军队帮助一个种族消灭另一个种族,并帮助那些选举中的失败者,以迫使获胜者交出他们通过民主选举进程赢得的权力的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难以执行1994年9月4日的《政府公约》的原因。

最后,如果该电台是设在我国境内,在扎伊尔境内,我们必然已经将其拆除,就象我们协助拆除卢旺达境内的米勒·卡林斯电台那样。不幸的是,我必须强调,根据我们的情报,布隆迪当局也掌握同样的情报,所谓的“民主电台”设在布隆迪境内一个不在布琼拉控制下的地区。因此,我们不理解为什么要呼吁我国帮助布隆迪拆除设在自己境内的电台,而同时布隆迪代表又声称他的国家支持睦邻友好和不干涉他国事务的原则,扎伊尔支持并坚定地致力于这些原则。

我们极为愤怒地注意到,我们的布隆迪兄弟对这种难民潮对扎伊尔造成的负担漠不关心。我们还注意到布隆

迪常驻代表使用责备的语言。我们倒想听到今天最后一位发言者所说的公正话。

最后,我们愿奉劝我们兄弟的友好国家培养对话、容忍与和解的美德,以使其人民的各组成部分在享有与他人不同这一权利时,也认识到是什么把他们团结在一起,从而使大湖区避免去年我们遭受的那种悲惨事件,该事件将永远留在人类历史上。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几内亚比绍代表发言。

洛佩斯·德罗萨先生(几内亚比绍)(以法语发言):大家记得,几内亚比绍总理阁下昨天在大会讲话,除其他外,他在讲话中通知大会几内亚比绍是分配给非洲的安全理事会的—个非常任理事国席位的候选人。

总理在这样做时认为,他会理所当然地得到所有会员国的支持,他表明,提这一候选资格是非洲集团内的一项正式选择和决定。确实,1995年5月23日非洲集团赞同提名委员会的建议,提议包括几内亚比绍在内的两个国家参加安全理事会。这项决定已于1995年5月26日由当时非洲集团主席毛里塔尼亚常驻代表以文件NEW YORK. OAU/OL/15/255/1995中的照会通知设在亚的斯亚贝巴的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的秘书长。

我国代表团并不想卷入一场没有希望的既缺少诚意又荒唐的辩论。不过,为了澄清事实,驳斥贝宁代表昨天、即10月10日的发言,在我们看来似乎是合适的甚至有益的,因为他的发言缺乏最基本礼节,并反映了错误的和不适当的解释答辩权。

我国总理在他的讲话中从未提到贝宁。我们认为有义务提醒贝宁代表铭记我们两国间极好的关系,今后避免使用只反映出与这个论坛不相称的不合时宜的紧张心理的那种语言。事实是明确的。他知道这些都载于正式文件中。想对这些事实提出挑战将会徒劳无益,并违反作为该区域集团法律体系一部分的做法,因为这种做法是以轮流、公正和主权平等的原则为基础的。

萨马拉先生(巴布亚新几内亚)(以英语发言):我以目前担任南太平洋论坛主席的巴布亚新几内亚会员国的常

驻代表身份发言,对法国代表团在关于南太平洋核试验问题行使答辩权所作的发言行使我们的答辩权。是联合国会员国的南太平洋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斐济、马绍尔群岛、新西兰、帕劳、萨摩亚、所罗门群岛、瓦努阿图以及我国巴布亚新几内亚。

首先,我希望重申南太平洋论坛主席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朱利叶斯·陈在1995年10月2日于法国引爆了第二次地下核试验几小时之后向大会宣布了立即中止与法国的所有论坛后对话。这一立场与论坛各国政府首脑的观点是一致的。

由于法国在大多数国家决定无限期延长《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之后立即就采取了行动,论坛国家的单独和集体立场仍然是强烈反对法国在南太平洋进行核试验。我还要补充的是,法国为核试验进行辩护而不断提出的理由与世界舆论背道而驰。因此促使我们共同行使答辩权。

甚至在1970年《不扩散条约》生效之前,法国就在1966年开始在南太平洋进行核试验。自从《不扩散条约》生效以来,法国已在该地区进行了157次试验—28次大气层中的试验,129次地下试验。

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和延期会议结束几周之后,法国政府决定重新执行其在南太平洋的核试验方案—这使南太平洋各国人民和政府大为震惊,他们之中大多数全心全意地支持无限期延长《核不扩散条约》,其根据是核大国的一项谅解,即它们将作出最大的克制并尽早缔结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全面禁试条约)。

我们认为法国决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同样的行动而继续进行试验严重地违背了对它的信任。进一步试验将造成对已经建立起来的善意的重大怀疑。自从暂停试验遭到破坏以来已爆炸了4枚核武器。最近的一次是法国在1995年10月2日引爆的—它的威力是在广岛和长崎使用的原子弹的五倍。法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不守信义,而且对南太平洋各国政府和人民可以理解的感受深切的忧虑麻木不仁,这都使得这些国家的人民和政府极为痛心。

参加南太平洋论坛的16个国家对法国在南太平洋新进行核试验共同表示极其愤怒。它们坚决要求法国政

府不再进行任何进一步的试验。论坛赞同美拉尼西亚先锋集团的《拉卡多罗宣言》以及南太平洋论坛1995年会议所通过的《宣言》，《宣言》重申了宣布南太平洋为无核区的《拉罗通加条约》的各项原则和目标。

按照讲坛的集体决定，我们谴责法国政府的行动。法国的行动是向后退了一步。对于这种倒行逆施，是决不能等闲视之的。如果有人能在比斯开湾进行核试验，法国会有什么感觉？如果法国在更靠近欧洲的地方进行核试验，欧洲的邻国会感到怎么样？如果法国坚持认为在南太平洋进行试验对环境和对人民的健康不会造成直接的威胁和危险，那么为什么同样的试验不能在法国本土进行？我们从马绍尔群岛的历史上知道，正如马绍尔群岛共和国外交部长尊敬的菲利普·马勒所充分揭露的那样，核试验对环境健康的影响是悲剧性的也是长期的。

法国蔑视了南太平洋各国人民的希望，蔑视了各区域和各国政府的呼吁，特别是蔑视了欧洲联盟一些成员国、不结盟运动成员国、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成员国、《特拉特洛尔科条约》以及《拉罗通加条约》缔约国、各非政府组织以及整个国际社会为立即停止其核试验项目而表示的反对意见。

法国的行动违背了有关条约和公约的精神和目的，特别是法国为其缔约国的努美阿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精神和目的。

法国政府在国际社会决定无限期延长《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之后立即进行核试验，这与不扩散制度的原则和目标是背道而驰的。我们强烈要求法国尊重南太平洋各国人民的合法希望和关切，并符合《不扩散条约》第七条的精神和文字，签署加入南太平洋无核区的议定书。

我们期待法国以负责任的态度行事，并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发展中为了有关各方的相互利益而发挥积极的作用。采取这种可耻的令人遗憾的行动是绝对没有任何正当理由的。它所起的作用只会是创造不信任，并威胁南太平洋甚至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和平与安全。

本着《拉罗通加条约》和《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的旨在促进全球核不扩散的各项原则和目标，我们憎恨并谴责在地球任何地区进行的一切核试验。

虽然我们对法国已宣布的支持在1996年达成一项真正的全面核禁试条约(全面禁试条约)的承诺表示欢迎，我们认为这种承诺只有伴以一种立即停止任何进一步核试验时才是可信的。

我们将要求法国政府对其在南太平洋进行的核试验所造成的对环境和人民健康的损害负责。

在结束发言时，我们并不是要对法国在世界事务中的显要作用提出质疑。但是，这一重要的地位并不仅仅是赋予它特权，而且也同时带来义务和责任。因此法国政府必须以国际社会一个负责任的成员的身份行事。法国最近在南太平洋试验核装置是完全不负责任的，因此损害了它的信誉。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再次吁请希拉克总统及其政府认识到国际舆论在反对在南太平洋进行核试验方面所具有的影响力。因此，我们强烈要求法国本着《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所载的核不扩散的精神，立即放弃尚未进行的在南太平洋进行核试验的方案。

主席(以英语发言)：现在我请冈比亚代表发言。

贾洛先生(冈比亚)(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要提到马达加斯加外长雅克·西拉先生阁下今天上午在大会的发言，并对他对冈比亚现在的领导人的非议表示十分强烈的保留。这些对冈比亚的非议表现出了对于有关政府变革以及冈比亚武装部队临时统治委员会主席国家元首亚希亚·贾梅赫上尉阁下在他自从大约15个月之前的一场未经流血的政变中接管政府领导工作以来而一直在进行的值得赞扬的出色的工作的有关详细情况完全无知。在这一期间，冈比亚政府继续坚定地致力于并尊重所有冈比亚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特别是个人特点，言论自由和迁徙自由。正由于这些原因，并为了捍卫我国公民的权利和特权，我国政府决定建立有来自外国的法官领导的四个调查委员会，来调查一些公务员和以前的政客贪污和盗用公款疑案的疑案。委员会的工作是向公众开放并有新闻媒介进行报道。

马达加斯加在昨天才实现的表面上的民主不应该使该国政府匆匆担任起非洲民主监护者的角色，或是它有权

对冈比亚提出毫无根据的非议，特别是在我们冈比亚人正在认真地提供一种牢固的永久的基础以确保不但是我国的可持续发展而且是冈比亚和冈比亚人的文化和传统中所固有的真正的民主价值不会成为多年的苛政和腐化的牺牲品。要是马达加斯加政府在我国政府变更之后向冈比亚派遣一个正式代表团来了解我国局势，冈比亚本来会比较容易理解马达加斯加对冈比亚的非议的。

实际上，冈比亚国家元首亚西娅·贾梅赫上尉阁下去年派特使去马达加斯加解释在冈比亚夺权的理由。这个行动恰好清楚证明冈比亚的新政府对维持和进一步加强同所有非洲国家的兄弟关系的兴趣，因为我们都同样地进行奋斗以确保，我引用因萨纳利大使1994年7月4日在尼加拉瓜的马那瓜所说话：

“除了他或她的基本人权和自由之外，必须保障每个公民的和社会的发展机会。国家提供诸如教育、健康和住房的基本权利，以便保障民主准则和作法可以普遍存在的稳定的社会。”

最后，冈比亚继续接受多种国际人权文书。我们继续遵守这些国际契约中我们的义务并且充分支持非洲统一组织的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委员会和位于冈比亚的非洲民族和人权研究中心。冈比亚肯定没有明显的暴力和侵犯人权事件的迹象。

我们因此不理解马达加斯加为什么如此强烈地反对冈比亚，除非它有其他动机并且存心意进行反对冈比亚政府和人民的消极运动。

谭克先生(土耳其)(以英语发言)：关于希腊外交部长在辩论稍早的时候所作的发言，我国代表团愿强调以下几点。

希腊外交部长的发言包含涵反对土耳其的强烈措词，我们认为这种措词不符合他在同一个发言中对土耳其—希腊关系正常化所表示的希望。正常化需要诚意和建设性对话。土耳其和希腊之间这种进程的想法得到土耳其、两国的朋友以及整个国际社会的支持。实际上，当今世界存在着解决长期争端的总趋势。

关于这位部长所提到的爱琴海问题，我们愿明确和再次指出：这不是土耳其威胁希腊的问题，这是希腊威胁土耳其的问题。我国对我们邻国所采取的态度感到的震惊并且希望阐明以下几点，希望另人能听进去这几点：

爱琴海领水的问题涉及有关国际条约和文书所确定的爱琴海现状，特别是《1923年洛桑和平条约》。土耳其和希腊在爱琴海均有涉及它们的安全、经济、航行和对公海的其他传统用途的基本权利和合法利益。希腊想对爱琴海的大部分提出要求并且在损害土耳其权利和利益的情况下改变现状，这形成在该海域中双边争端的基础。

根据目前两国的六哩领海宽度限制，希腊由于拥有无数岛屿大占约点爱琴海的43.5%。土耳其的一部分是7.5%。爱琴海的剩余一半是国际水域，土耳其和其他国家根据国际法自由使用。

希腊领海超过六哩的任何扩展将使希腊领水扩大到爱琴海的73%，从而把爱琴海变成一个希腊湖。希腊主权将延伸到目前的公海、国际空域和大陆架，而后者仍然是有争议的等待在两国之间划界的地区。因此，与希腊的主张相反，希腊领海的扩展将不限于国际承认的航行权力和自由。几乎全部的爱琴海、其海床、上覆水域和空域将属于希腊主权和管辖范围。土耳其海岸将被希腊领水包围，土耳其将实际上和公海分隔开。

只要希腊认为适宜便宣布将其爱琴海的领水扩大到六海哩以外不的做法仅威胁土耳其的根本权利，并且威胁区域的和平、安全和稳定。

希腊援引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三条来支持其要求。这个论点是站不住脚的。首先，土耳其不是该《公约》的缔约方。第二，土耳其一贯反对在具有特殊情况的半封闭海情况中的12哩宽度限制。因此，根据习惯法规则不能在爱琴海对土耳其提出这种要求。第三，第三条所预见的12哩限制范围即不是强制性的也不是自动适用的。它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在《公约》第三百条所体现的国际法一般原则规定的限制内，即以不够成滥用权利的方式行使权利的义务，可适用的最大允许宽度。我国代表团愿再次试图提醒希腊当局，希腊在爱琴海的单方面行动将侵犯土耳其的重大权利。

希腊外交部长所提及的土耳其议会的声明是土耳其公众舆论对这个重大问题的反应。土耳其政府不可能象这位部长所声称的“授权”这项声明。这在议会民主中是不可能的。在另一方面,为了说明希腊政府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值得回顾1995年6月1日希腊通讯社所引的希腊欧洲事务部长的讲话。曼加基斯部长说

“该(关于海洋法的)《公约》的确具有国家重要性,因为它为我国希腊提供了武器”,

我们强调“武器”一词,

“用来捍卫其权利和国家利益”。

这个武器是针对土耳其的。针对这个威胁,土耳其大国民议会通过了希腊部长所提及的宣言。该宣言表示了土耳其十分严肃和合法的关切。

不幸的是,希腊外交部长关于塞浦路斯的话充满对事实的同样歪曲。我们希望,希腊不认为时间的流逝会抹煞记忆。我们认为时间的流逝失将不使任何人忘记希腊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的责任。土耳其的干预是在希腊企图通过1974年的军事政变吞并该岛屿之后进行的。根据希腊也是缔约方的《1960年保证条约》,这次干预是完全合法的。塞浦路斯问题并非向希腊部长希望我们相信的在那年开始。如果确实如此,那么为什么在1964年,31年之前向塞浦路斯派遣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呢?

我国政府强烈支持在秘书长的主持下为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继续努力。我们高兴地注意到希腊外交部长讲话中类似的话,但是对他在同一个讲话中后来的话感到震惊,他表示希望把塞浦路斯问题交给欧洲联盟。

我国代表团感到难以理解希腊外交部长的发言为什么包含这么多矛盾。我们不认为这位部长的讲话符合他所表示的正常化的愿望。

但是,正如人们将忆及的那样,土耳其外交部长的发言表示希望进行有意义、全面和着眼成果的对话并希望双方都有诚意。我们希望这项提议将得到采纳。这一进程还将促进联合国各项原则以及国家间特别是邻国间关系与合作的公认准则。

李先生(大韩民国)(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愿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所作的发言作答辩发言。鉴于该发言中的指责毫无根据,歪曲事实并与事实相反,我国代表团认为它不值得逐一答复。相反,我要利用这个场合重申,大韩民国政府坚定地决心本着朝鲜半岛和平与共同繁荣的利益,耐心和坚持不懈地谋求同北韩进行文明对话。

我们相信,我们北方的兄弟有朝一日也会发现,谋求同其南韩同胞实现和解和建立合作关系符合他们的利益,这样做将使南北韩人民能够共同努力,以期实现统一的民族期望。

最后,请允许我引用1995年10月5日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圣座在本大会堂讲话的一部分——我这样做特别是为了使北朝鲜代表从中获益,因为他显然没能听到教皇的至理名言:

“……自由的追求乃不可抑制”。

我重复一遍

“……自由的追求乃不可抑制”。

“现代的极权主义,首先便是对人性尊严的攻击,这种攻击甚至猛烈到否定个人生命不可剥夺的价值。...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捍卫宗教自由和良知自由的基本权利多么重要,它乃是人权结构的基石和每个真正自由社会的基础”。(大会第五十届会议第二十次全体会议正式记录,第3页)

拉德苏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法国代表团曾在一个代表团今天就核试验问题发言后请求作答辩发言。在刚才听了代表南太平洋论坛国家的巴布亚新几内亚代表行使“答辩权”的发言后,我更相信有必要纠正一些毫无根据、不公正和恶意的指责。首先,我要对使用在此联合国讲台没有一席之地的语言,使用对主权国家间关系不适宜的词语感到惊讶。我将仅仅注意到这一点,并对此表示遗憾和痛惜。

关于实质方面,我必须首先回顾,我国政府目前进行的一系列实验对环境无害,一些国际著名专家最近已再次



承认这一点。他们都同意我们长期以来一直所说的话,即这些试验不对环境构成任何危险。

我难道还需要忆及这一系列试验即没违法,也没有违反我国作出的承诺吗?我认为,巴布亚新几内亚代表本人曾提到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查大会期间核可的方案。这不是扩散试验的问题。而是要求例行最大克制的问题。最大克制绝不意味着禁止。我难道还需要忆及我国从未排除必须完成这一系列试验的可能性吗?

最后,我要忆及,我国政府所作的承诺十分明确。我们正在着手进行最后一系列试验——最多八次——它将于1996年5月底完成。这一系列试验对今后确保法国核武器的可靠性和安全并对使我们能够独立掌握这些模拟技术都是必要的。

巴布亚新几内亚代表代表太平洋论坛以及论坛成员国决定中止同我国进行论坛后对话。它们当然有权这样做。法国就其而言仍愿意同联合国所有会员国——的确毫无例外地同世界所有国家——进行对话。

卡萨伊先生(厄里特里亚)(以英语发言):我要对苏丹代表所说的话作答辩发言。

苏丹的全国伊斯兰阵线政府决意要向其边界外,特别向其邻国输出其原教旨主义革命。其政策和作法一贯旨在通过培训、武装和派遣颠覆分子破坏整个区域的稳定。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它卷入了暗杀埃及胡斯尼·穆巴拉克总统阁下的企图。

非洲统一组织核心机构的预防、处理和解决冲突机制1995年9月11日在埃塞俄比亚的斯亚贝巴召开的特别会议上曾发表一项声明,要求苏丹政府停止支助恐怖主义的行动。该声明第6点内容如下:

“要求苏丹政府根据1964年埃塞俄比亚和苏丹之间的引渡条约,把目前住在苏丹的三名恐怖主义分子交给埃塞俄比亚”。

该声明第8点内容如下:

“进一步要求各国政府,并就此而言要求苏丹政府停止从事援助、支持和促进恐怖主义活动的各项

活动,并停止向恐怖主义分子提供处所和庇护,在同其邻国和其它国家关系中完全按照《联合国宪章》和《非洲统一组织宪章》行事”。

这只是关于苏丹政府颠覆行为的最近一份文件,该文件确实证明厄里特里亚早些时候就喀土穆政府所发表声明的可信度。

厄立特里亚几次写抗议信给安全理事会,我们希望,国际社会将采取适当步骤以阻止全国伊斯兰阵线政权的侵略计划和梦想。如果不消除这颗定时炸弹,预防性外交的优越性就确实会受到挑战。

特伦斯·恩桑泽先生(布隆迪)(以法语发言):如果不是我的兄弟和朋友、扎伊尔代表的某些误解,我国代表团本来不会要求作这一发言。

我首先应该强调,布隆迪与扎伊尔之间的关系绝非笼罩着阴云。我们之间的关系非常好,我们非常希望强调这一点。我几次有机会向扎伊尔政府表示我们最热烈的感谢,特别是对扎伊尔国家元首蒙博托·塞塞·塞科先生阁下的感谢。我大约十天前在纽约会见了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卡曼达·瓦卡曼达先生,他可以证明布隆迪政府和人民对扎伊尔总统和他的政府在整个布隆迪危机期间所采取的兄弟般的、和解的和宝贵的立场的感激。

我们在这里,在整个国际社会面前重申,我们对扎伊尔对布隆迪执行的政策完全满意。确实,我们急于在扎伊尔政府与我国政府之间,特别是在扎伊尔临时代办与我本人之间,进行真正的对话。为此目的,我希望本大会知道,我国代表团刚刚主动地试图向扎伊尔临时代办了解哪一段话使他产生了对他的国家怀有恶意的印象。他有很强的接受能力。我现在大声阅读在两天之前的大会第25次会议上我的发言中的一段话,他认为这段话指的是他的国家,并似乎使他产生了某些异议:

“除了这些进攻之外,还有另一股破坏稳定的势力,即玩世不恭地取名为‘人民之声’或‘民主电台’的海盗电台,它在布隆迪人民当中反复灌输种族仇恨并极力在二十世纪末在我们中非地区鼓吹新纳粹式的意识形态。我们正在依靠我们与之有同样的地理环境和历史并与其维持最密切关系的邻国和兄弟国家所提供的宝贵协助来消除这一传播仇恨的媒

介,而这一媒介在许多方面使人们联想起了去年在卢旺达引起大屠杀的臭名昭著的“千山自由无线电视”。”(大会正式纪录,第五十届会议,全体会议,第25次会议,第89段)

大家会注意到,这段话中没有直接或间接地提到任何国家。我国政府是在向所有邻国进行呼吁,因为这个无线电台可能藏匿在这些国家,或从这些国家进行广播。即使我们提到了某个国家的名字,也不是为了谴责它或对它提出指控,而是为了发出一个兄弟般的呼吁,使它帮助取缔这个电台。

因此,我们不是在指责扎伊尔。此外,我们重申蒙博托总统所起的非常积极和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在这个大会上紧急呼吁他积极帮助在布隆迪恢复和平与安全。确实,我们希望,他将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以便会晤所有政治人士。

我要补充说,布隆迪政府控制着布隆迪的每一个角落。政府控制着每一块领土。联合国秘书长的特别代表乌尔德·阿卜杜拉大使可以证实这一事实。他将在两天后抵达纽约,他可以证实,布隆迪政府控制着整个国家领土。

此外,关于布隆迪军队是单一民族的这一虚假指控,布隆迪有征兵的普遍原则和标准:能力、个人资格,以及每一个新兵所必须达到的条件。在这方面,我高兴地驳斥在全世界散布的关于布隆迪军队由单一民族组成的谎言——我不是在指我的扎伊尔同事。

在过去两年中,布隆迪政府和布隆迪军队高级指挥部决心使国际社会参与布隆迪的征兵工作。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可以证明这一点。我们在招募新兵之前将不进行民族调查。《政府公约》没有帮助人口的任何一部分夺取权力。该公约是由以联合国为首的国际社会发起和核可的,代表联合国的是它的秘书长,秘书长在7月访问布隆迪时重申了这一公约。因此,该公约不是为了偏袒一方,而损害另一方。它的目的是使各方联合起来,保卫各个社会和政治类别。

谈到难民问题,这是我所要讲的倒数第二点。我刚刚宣读了摘录的我的发言大力称赞真正接收布隆迪难民的兄弟国家。然而,我要强调,我的同事、扎伊尔代办所讲

的数字过大,因为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说在扎伊尔只有几万布隆迪难民。最后,我很高兴扎伊尔代办——

主席(以法语发言):该代表时间已到。我请他结束发言。

特伦斯·恩桑泽先生(布隆迪)(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正要结束发言。我刚才正谈到在扎伊尔仅有几万布隆迪难民。至于扎伊尔代办邀请我们参加的对话,我的确承认有必要举行这一对话。恰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最好事先找我们,问我们能否协助他解释我们对有关非法广播那一段落的意思。因此,我相信我们是能够开始进行对话的——的确,一次兄弟间的对话——正如我们两国所做的那样。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贝宁代表第二次发言,以五分钟为限。

旺努先生(贝宁)(以法语发言):贝宁代表团无意与几内亚比绍代表论战。该代表刚才就我国代表团今年10月10日行使答辩权的方式和理由作出价值判断,我们将让大会去评价几内亚比绍代表所作的发言。该代表的礼貌降低到——我重复一下,是降低——我们大会的辩论标准以下。

在坐的各国代表团都熟悉我国代表团一贯的行为特点——彬彬有礼,我国代表团今天没有卷入论战。我重复一下,贝宁在一般性辩论中没有提出西非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候选席位问题是出于礼貌,这是因为贝宁相信对话的好处。我们只是在几内亚比绍今年10月10日的发言之后感到有必要提到这一点,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表明我们保留与几内亚比绍竞选的候选资格,几内亚1993年撤出考虑时失去了机会。

贝宁准备在安全理事会为非洲和国际社会服务,我们希望选举中得到本组织所有会员国的支持。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希腊代表第一次发言。

扎哈拉基斯(以英语发言):土耳其代表选择一般性辩论的最后一天行使答辩权,对希腊外交部长13天以前在大会上所作的发言作出反应。

我不打算占去大会时间,评论土耳其代表的辩解,原因很简单,这些指控毫无疑问使在坐的各位确信土耳其代表不过是在伤害之外又加污辱。

诚然这一污辱不仅是针对希腊,而且也针对整个联合国。它进一步证实了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即在本组织庆祝五十周年之际,土耳其却是令人遗憾的例外,它继续公然侵犯《宪章》的基本原则和条款。首先,它侵犯联合国的一个独立和主权的会员国,并使其军队继续占领土耳其共和国领土长达20多年;其次,公开威胁、甚至今天在这个大会厅还在威胁——在座各位都看到这一点——对我国使用武力,不是为了防止某种非法行为,而相反是为了阻碍执行法规和权利,这些法规与权利来自于国际法和除土耳其之外的国际社会——我再次注意到这个遗憾的例外——全体成员所接受的一项国际条约。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塞浦路斯代表第一次发言。

阿加索克莱奥斯先生(塞浦路斯)(以英语发言):我对土耳其代表的发言行使答辩权发言。

土耳其代表的发言以及土耳其外长两个星期以前在本讲坛就塞浦路斯所作的发言是歪曲和严重遗漏的混合,这种做法是土耳其自1974年入侵塞浦路斯以来惯用的伎俩。

支配着这一政策的是徒劳的希望也许可以掩盖入侵和占领——继续占领塞浦路斯——的犯罪现场,并将整个问题变成塞浦路斯种族之间的纠纷问题。

人们期望无论如何会稍微伪装尊重真相,特别是在联合国五十周年这一庄严时刻。

正是本讲坛和安全理事会通过了几十个有关塞浦路斯国际问题的决议,要求结束对塞浦路斯的占领和在塞浦路斯的违反国际法行为。

具体地说,这些决议总是呼吁尊重塞浦路斯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从塞浦路斯被占领地区撤出占领军——3万5千人,秘书长在其报告中将塞浦路斯形容为世界上最

军事化的地区,使难民安全返回家园和土地,并尊重所有塞浦路斯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

土耳其完全蔑视这些决议,仍然占领着我们37%的国土。而且,它正在增加其在该岛的军事存在,并加速其军事现代化,没有允许一个难民返回家园或土地,继续有步骤地将希裔塞浦路斯人赶出他们祖先的家园,侵犯我国人民的人权,继续从土耳其内陆输入土耳其定居者,以改变塞浦路斯的人口结构。

所有这些违反的情况都在欧洲人权委员会的报告——一份对土耳其具有毁灭性打击的报告——及其他众多联合国文件中得到了详细的记载。为什么在双方的发言中都根本未提到规定土耳其义务和强调塞浦路斯问题解决方法的组成部分的联合国决议,其原因对每个人都是显而易见的。

这才是主要的问题:在安全理事会要求其撤退21年之后,以及不顾所有国际论坛都普遍宣称塞浦路斯目前的局势是不可接受和不合时宜的,土耳其军队正在塞浦路斯做什么?什么是不可接受的呢?继续占领塞浦路斯是不可接受的。

而且,土耳其代表刚刚表示,现在世界上有一种和平解决国际上悬而未决的问题的普遍动向和普遍要求。这是正确的。因此,我希望土耳其也注意到这一普遍的要求,改变其对塞浦路斯的消极政策,并作出必要的举动以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我可以向在座的各位代表保证,这将有有利于所有塞浦路斯人民,因为现在所有塞浦路斯人都正遭受着侵略和占领的影响。

金昌德先生(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英语发言):南朝鲜代表的发言再次暴露了南朝鲜当局的无耻。

首先,对话并不是一个玩具。南朝鲜当局大谈对话,但从未表现出诚意。他们所感兴趣的只是利用对话达到其政治目的。

第二,南朝鲜代表引用了教皇的话。南朝鲜是唯一拥有一项禁止自由的法律的国家。在未能实现其梦想,即利用核问题孤立和抑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之后,现在南朝鲜当局又在利用人权问题来抵毁我国。

南朝鲜殖民主义当局在其宗主国的支持下,向世界隐瞒了其违反人权的行动,而且它现在正误导世界公众,使他们认为似乎南朝鲜是保护人权与民主的典范。

南朝鲜的国家安全法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中世纪的、残酷的法律,该法律将意识形态的自由和南朝鲜人民与北朝鲜人民之间的个人接触、信件交换及电话来往视为犯罪。在南朝鲜,不知多少无辜的人的权利被践踏?不知多少无辜的人被南朝鲜当局根据国家安全法处死?南朝鲜当局谈论自由与人权是一件可笑的事。只要南朝鲜国家安全法存在,就不可能举行北南对话或实现国家的统一。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代表作第二次行使答辩权的发言。

萨马纳先生(巴布亚新几内亚)(以英语发言):在再次听到法国代表行使答辩权时所作的滔滔不绝的发言之后,我愿进一步声明这不是一个关于语义学的辩论,这是一个事关太平洋人民生与死的问题。因此,我们重申,考虑到目前的国际气候,法国继续提供毫无根据的理由,为在南太平洋恢复核试验的令人遗憾的作法进行辩护是毫无意义和极为荒唐的。

法国的行动直接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而且更为具体地说,直接威胁着南太平洋人民的生存与生计。只有从长期以一种透明和公平的方式才能证明任何科学研究的正确性。原则上——我重复,原则上——南太平洋各国政府与人民彻底反对在本区域进行任何核试验。南太平洋各国人民与政府的心情与愿望得到了全球的赞同。核试验不符合本区域的安全利益,它只会助长陈旧的核威慑政策的发展。

甚至在法国的大都市之中,法国公民也已越来越反对希拉克总统的这项政策。我们再次强烈敦促法国政府要更具理智并负责地采取行动,放弃它的核试验方案,以此表明它尊重区域和国际上的意见,包括其自身71%的公民所表达的反对意见。为了保护人类,我们再次敦促法国要有理智和理性。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苏丹代表作第二次行使答辩权的发言。

穆斯塔法先生(苏丹)(以阿拉伯语发言):我们再次听取了厄立特里亚的代表试图通过作出更多没有根据的指责而使其立场合理化的发言。他谈及的事务与现实毫无关系。他毫无根据地歪曲事实和看法错误,事实上并不能分散人们对事实的注意力,因为事实是客观存在的。

第一个事实是厄立特里亚正处于国内政治和经济困难之中,厄立特里亚政府应解决这些困难,而不应对我们进行武断的指责,因为这样做只能导致本区域紧张局势的加剧——这是苏丹完全反对的事情。

第二,苏丹在其1995年6月26日和1995年7月11日致安全理事会的两封信中报告了厄立特里亚对其的过分的行为。在信中,我们提请注意厄立特里亚的行为违背了所有国际公约。

第三,考虑到其一再声称它的主要关注是确保本区域的安全与稳定,以下的事实,即厄立特里亚收容了来自所谓苏丹反对派的武装分子,以及它向这些武装分子提供了后勤与情报设施,不利于给予厄立特里亚政府任何信誉。相反,这些事实暴露了厄立特里亚政府对苏丹人民采取的侵略性的立场。而苏丹人民对厄立特里亚人民只怀有高度的尊重和兄弟般的感情。

第四,厄立特里亚的代表不能否认,苏丹依然是厄立特里亚半数人口的避难所,而且苏丹在没有任何方面支持的情况下与其照料的厄立特里亚难民分享了其可利用资源允许其与人分享的一切。事实上,厄立特里亚代表更应做的是考虑一下因厄立特里亚政府对其公民的行为而造成的大量流离失所。

关于厄立特里亚代表所讲的解决冲突的机制,必须指出,这一机制已经超越了应该指导该机制工作的一切指导方针和规定,因为它着手处理一个有关两方面的问题,但却不按照作为建立该机制基础的《开罗宣言》,邀请或允许其中有关一方参加。

设立该机制目的在于解决争端,但是没有争端可解决。该机制的任务不是编造一个争端。所提的决定中并没有对苏丹有任何谴责。苏丹已经证明,它并没有庇护同暗杀阴谋有任何关系的任何人,并且已经强调,苏丹将充分合作,根据商定的公约,交出躲在苏丹领土上的任何人。

厄立特里亚代表完全应该花时间熟悉苏丹政府对恐怖主义的立场。请允许我建议,在这方面它应该参考我国代表团1995年10月10日在第六委员会上的发言,其中谴责了这一暗杀企图。我们在这里再次重申这一谴责。

苏丹希望厄立特里亚停止充当一种危险的角色,它似乎还不知道这样做的严重性;苏丹希望厄立特里亚选择与该地区其它国家,包括苏丹和平共处,并且参加在地方和区域各级正进行的发展努力。我们促请厄立特里亚选择睦邻友好与和平为其生活方式。

穆萨乌拉先生(肯尼亚)(以英语发言):我谨行使答辩权,回答卢旺达外交部长今天下午所讲的话,其中提到他说是肯尼亚国家元首丹尼尔·阿拉普·莫伊总统阁下对联合国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讲的一段话。

我不知道这位部长错误消息的来源。请让我向大会保证,肯尼亚将同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合作。丹尼尔·阿拉普·莫伊总统阁下和肯尼亚共和国检察长都已经公开声明,肯尼亚决不庇护涉嫌参与执行卢旺达种族灭绝的任何人。所谓肯尼亚阻碍国际法庭的努力的问题并不存在。

然而,肯尼亚政府一贯认为,应该全面解决卢旺达问题的根源。这方面极端重要的是,发生在种族灭绝之前的事件也必须彻底解决。大家都知道,种族灭绝是1994年4月击落飞机,导致卢旺达和布隆迪两国总统身亡的事件触发的。当时卢旺达已经在抵抗入侵,这一入侵已经在卢旺达造成普遍的恐慌。这些事件同国际法庭将要进行的审判有非常重要的关系。

肯尼亚的立场就是要求给所有人,包括难民以公正。公正不能分割残缺。安全理事会完全了解肯尼亚的立场。因此,卢旺达部长提出的问题是牵强的,而且就肯尼亚而言,并不存在。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扎伊尔代表作第二次行使答辩权发言。

卢卡布·哈布吉·恩扎吉先生(扎伊尔)(以法语发言):我要简单地感谢布隆迪常驻联合国代表对扎伊尔和扎伊尔国家元首蒙博托·塞塞·塞科总统所表示的感谢,

他感谢扎伊尔在寻求大湖区危机持久解决办法中所起的作用。

我也要感谢他宣读一段内容,其中专门提到我所代表的国家。我想大会懂得这里指的是什么。

最后,我要告诉布隆迪代表,扎伊尔政府已在金沙萨接待了一名,或许两名,非常高级的来使,他们从布琼布拉带来信息,促请扎伊尔政府拆除“民主电台”。接待这两名来使的我国当局采取的立场同我们在大会前阐述的立场完全一样。他们向这两位来使表明,这家广播电台是在布隆迪的领土上,他们不知道扎伊尔如何能够帮助拆除这座电台。

说了这些之后,我仅指出,布隆迪代表并没有否认扎伊尔所掌握的情报,它同布隆迪掌握的情报完全一样。我要向这里的国际社会指出,扎伊尔非常忠实于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原则,不能采取任何行动帮助一个友好国家拆除在它领土上的一个仇恨工具。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请几内亚比绍代表作第二次行使答辩权发言。

洛佩斯·达罗萨先生(几内亚比绍)(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将尽量简短—或许会过于简短—因为象你说的,我们现在是第二轮答辩发言。几内亚比绍并不想参与第一轮行使答辩权发言,更不说第二轮了。我非常抱歉在此发言,占用大会的时间。但是不幸的是,贝宁代表团迫使我不得不这样做。主席先生,我向你保证,我们的发言将是简短的。

我们的贝宁兄弟有资格在大会上发言,但是他们决不能不顾事实,他们必须避免误导各国代表团。他们提出了若干论点—有的甚至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比如,他们说,1993年贝宁和几内亚比绍提出候选资格时,几内亚比绍失去了机会。他们还说,几内亚比绍的发言降低到不能接受的水平。他们还说其它一些话。

但是,我们决不能忘记我们的举止。我们打算参加讨论一个我们认为不适合讨论的问题。然而,必须讲一点,因为就礼节或思想德行而言,我们和贝宁的兄弟当然有不同的标准。

然而,当时机到来时,各位代表在掌握了所有事实后将有机会作出选择。几内亚比绍代表团相信,事实真相和对非洲集团选择的尊重将占上风,并在适当时指导大会的决定。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土耳其代表作第二次行使答辩权发言。

坦奇先生(土耳其)(以英语发言):我谨对希腊代表的话作一答复。他提到我们对其外长的话的答复有些过迟,我要说这是大会议事规则所给予的一项特权。我们并没有想给希腊代表团造成任何不便。我们认为没有理由仓促行事,因为我所提的观点与三十多年来我们一直在提的没有什么两样;因此,的确没有必要仓促作出答复。

关于爱琴海的问题,也许这方面的问题较新,但是我们看到各个问题之间是有相似之处的。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我们看到我们的邻国并没有听取我们的声音。这是我们不仓促答复的另一个原因。我们希望心平气和后我们的话将得到认真对待。

我强烈反对的另一点是,他说我们是在伤害后又加以侮辱。这当然不是我国代表团的意图。事实上,我认为只要公正地仔细想想我们所说的话就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认为,也许他的话是在这次会议前事先就已准备好的,是在这里不经意地说出来的。

我要再次强调,土耳其绝没有打算在爱琴海问题上威胁它的邻国希腊。相反,是希腊打算进行的行动给土耳其构成威胁。任何国家若处在土耳其的位置上都会感到有必要采取自卫步骤。

他把我国说成是拒绝成为《海洋法公约》缔约国的唯一国家。时至今日,大家都知道土耳其为什么还没有签署该条约。我已经详细解释过这个问题,我不想再占用大会的时间来赘述各点内容,但我还要提醒希腊代表,国际法有一项基本原则规定,应该忠实履行条约。《联合国宪章》也载有这项原则。

为了说明我的观点,我想提到希腊现政府所接受的一项称为“单一大希腊区”的计划。根据该项计划,这个所

谓的大希腊区包括伊庇尔北部、马其顿、色雷斯、土耳其的爱琴海地区、地中海东部和塞浦路斯。事实上,帕潘德里欧总理在1993年3月5日曾讲了一番大意如此的话。当时他还是反对派。这位希腊领导人说,

“现在我认为正是制定处理塞浦路斯这个大问题的共同国家战略的时机。它是大希腊世界的一部分”。

这就是塞浦路斯和爱琴海地区问题的根源;它们属于希腊,是大希腊世界的一部分,土耳其在爱琴海没有一席之地,塞浦路斯的土族塞人也一样。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问题。

值得回顾的另一句话是《雅典通讯社通报》所引用的希腊欧洲事务部长所说的一句话。他说《海洋法公约》是用来保卫他的国家的一个武器。正如我先前所提到的那样,这个武器的目标是针对土耳其,这就是我国今天面临的威胁。

最后,我要提到我们在塞浦路斯问题上面临的指控。希腊代表团再次想让我们相信,这个问题始于1974年。塞浦路斯问题并不是象希腊所描绘的那样始于1974年,而是起因于希腊从1963年到1974年的阴谋和企图,他们想把这个两族国家变成希族塞人国家,然后再把该岛并入希腊,这就是合并运动的目的。

主席(以英语发言):对不起打断你的话,但你的时间已到。请结束你的发言。

坦奇先生(土耳其)(以英语发言):那么我就不援引希族塞人领导人马卡里奥斯大主教的一些话,但我只想引述下面几句话。1974年,这位希族塞人领导人在这个大楼里说,

“只要希腊军官一天在塞浦路斯,在塞浦路斯的侵略就一天没有停止。”(S/PV.1780,第23段)

他还说,

“它显然是外来的侵略……这个所谓的政变是由在国民警卫队内当参谋和指挥的希腊的军官一手炮制的。”(同上,第18段)

这些戏曲性的话仍然在这个大厅里回响。我们想再次提请大会予以注意。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法国代表作第二次行使答辩权发言。

拉德苏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在先前的发言中,巴布亚新几内亚代表使用了我认为超出了他本意的词句。在联合国这里的我们所有人都知道那些话的含意,我要指出,在我看来他的话似乎太过分,不合适,总之无法接受。他提出了毫无根据的无端的说法。我不会象他那样做,我只是要说这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

简言之,我要重述一句,我国政府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我们正在结束这一系列试验,以使我们能够参加实施今后禁试条约的最严格措施。我认为,这才是重要的。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请卢旺达代表发言。他希望作行使答辩权发言。

卡伊西尔先生(卢旺达)(以英语发言):肯尼亚代表在行使答辩权时提到了我国外长先前所作的发言。他要求至少作三点澄清。

他想知道这样一个指控的根据,即阿拉普·莫伊总统说他打算与国际法庭的人员合作,并将逮捕到肯尼亚去逮捕罪犯的任何人。

他的发言的第二点涉及种族灭绝的一个或多个原因。据他说,种族灭绝自哈比亚里马纳和恩塔里亚米拉两位总统所乘坐的飞机坠落后开始。这两位总统和其他一些人都丧生了,从那时开始就组织了种族灭绝。

最后一项内容涉及到公正的问题。它呼吁让所有人获得公正。我谨表明:卢旺达必须同肯尼亚保持良好关系。我不想长篇论述这一十分重要但却人所共知的方面。我们的经济大大依赖于肯尼亚,我们没有它是不行的。我们过去同肯尼亚保持十分良好的关系,我们打算一直保持这种关系。

目前,我们正尽力同肯尼亚拉近关系。甚至在开始时,并没有任何东西使我们互相对立。

现在,对于一些事实,我将回答肯尼亚代表提出的问题。

部长的看法所依据的论述并非今天或昨天提出;它们很早以前就提出了。肯尼亚当局、包括共和国总统,同我国保持十分紧张的关系至少已有一年。证据是他们决定保护前政权的显贵。这很自然,因为这些人肯尼亚有大量投资。我不想详谈这一点,因为这些论述可见于肯尼亚官方和私营新闻媒体。它们存在于在该国发行的录音带上,也在电台上发表。因此,如果肯尼亚代表真想知道这些论述从何而来,他可以来找我们,我们会交给他所需要的所有证据。因为这种证据确实存在。这不是谎言;我们无意于此问题撒谎。

第二,我要代表我国政府严正驳斥关于种族灭绝起源于击落运载哈比亚里马纳总统的飞机的宣称。种族灭绝已计划和安排多年,远远早于1994年4月6日。至少有两个国际委员会在此日期之前处理该问题,它们表明该计划几次在卢旺达试验。在迪森伊专区对巴戈圭进行大规模谋杀,而人们在基加利专区和布格塞拉也遭到谋杀。一个中立的国际调查委员会掌握了事实。

我还请部长参考卢旺达问题特别报告员勒内·塞圭先生的报告,报告对种族灭绝的根源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大会中的每个人都熟悉这一分析。因此,说种族灭绝从4月6日开始,在理智上是不诚实的,大规模种族灭绝被命令在4月6日展开,这是事实,但在此之前已进行了长时间的试验。两个国际调查委员会至少有两项工作文件证实这一点。

实际上,我可以通过指出下列情况而支持这一说法:这次种族灭绝的主要理论家莱昂·穆格塞拉在1994年之前提出了各种论点。

对于根源,我还要请部长参考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正在进行的重要工作。如果不了解犯下这些罪行的环境和方法,就无法适当地审判这些人。我认为他也将在这方面发现十分宝贵的情况。

对于他宣称给所有人公正,他对该议题不清楚。我可以告诉他:卢旺达严格遵守建立一个基于法治的国家的原

则,我们在要求国际社会帮助我们重建我国司法制度时,目的就是要使国际法庭能够尽快开始运作。我们的唯一关注就是渴望让所有人获得公正,因为我们认为种族灭绝的根源之一,就是在我国盛行已久的不受惩罚的文化。

我不想同我的肯尼亚兄弟进行辩论。我只请他接触这些情况来源并予以客观的分析。如果他认为需要在更放松的环境下获得更多情况,我请他同我们就此进行讨论。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塞浦路斯代表作行使答辩权的第二次发言。

阿加索克莱奥斯(塞浦路斯)(以英语发言):土耳其代表提到塞浦路斯前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的一次讲话。他对这次讲话断章取义,以图歪曲事实。真理只有一个,它是不可否认的:土耳其侵略并占领了塞浦路斯,违反了所有国际准则及《联合国宪章》的规定。二十二年之后,土耳其仍然占领着塞浦路斯。

《保障条约》并没有给予土耳其在塞浦路斯使用军事力量的权利,因为这会违背《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款,该款禁止使用武力解决国际问题。

安全理事会第365(1974)号决议要求土耳其从塞浦路斯撤走部队。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对各会员国具有约束力。该决议以及其他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决议,驳斥了土耳其关于它根据《保障条约》采取行动的借口。土耳其既未保障塞浦路斯的独立,也未保障其宪法。相反,它企图通过侵略而摧毁塞浦路斯的独立及其宪法,而且它继续不承认塞浦路斯的宪法。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希腊代表作行使答辩权的第二次发言。

扎哈拉基斯先生(希腊)(以英语发言):土耳其代表企图使我们相信没必要仓促对希腊外长的发言作出反应。我同意。实际上,没必要仓促反应,因为首先土耳其代表没有任何新的情况而言,其次因为不必着急毕竟似乎代表了土耳其的一贯政策,这一点可从下面的事实中看出:当涉及遵守《宪章》的原则以及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时,土耳其表现出同样的急不起来的態度。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们已听取了一般性辩论和行使答辩权最后一个发言,我现在要做一简短发言,结束我们的一般性辩论。

我要借此机会对所有发言者由衷地表示深深的谢意,感谢他们客气地祝贺我当选担任大会主席职务。

此外,我还要感谢各国代表团的合作,这一合作使一般性辩论成功并提前结束。就我而言,我要重申在最初发言中的保证,即我要把第五十届会议的成功作为自己最大责任,并随时不遗余力地同各国代表团密切合作。

最后,同样重要的是,我要感谢秘书处、包括大会工作人员、会议干事和译员的杰出工作。

我们荣幸地听取了2位国家元首、1位副总统、8位总理、19位副总理兼外交部长、128位外交部长和16位代表团团长的发言,他们雄辩地阐述了各自国家对当前世界局势和联合国活动的看法。我注意到,平均发言时间为20分钟。因此,我得出结论,如果一般性辩论所有发言都限制在20分钟,我们在一周内,即10次会议中至少可以听取100个发言。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能在两周内结束一般性辩论。我把这些看法告诉各位成员,是因为可以在振兴联合国的背景下有益地讨论大会议事规则第72条设想过的这种办法。

根据所作全部发言,我在结束一般性辩论时要谈一谈会员国提出的几个重要问题。

发言中经常提到的加强预防性外交的重要性和确保必要的军事和财政条件以便有效进行维持和平行动的重要性受到了普遍的承认,这是会员国集中谈到的两个重要方面。

会员国表示仍希望采取具体裁军步骤,令人感到放心。作为一项重要目标,再次强调了限制和最终销毁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问题。尤其令人鼓舞的是,许多会员国打算限制进口杀伤地雷和其它具有这种滥杀效果的武器。大多数发言恰如其份地将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放在重要位置。国际社会和各会员国必须集中关注发展。正如秘书长在他的及时、重要的《发展纲领》中指出,我们所有人都同样承认的,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和平。



我特别高兴地注意到,联合国的活动得到了会员国的充分信任。事实上,辩论明确地认识到联合国是我们世界对话和相互理解的不可缺少的工具。

同时,对联合国已到达极不寻常的关键时刻这一事实,现在有了明确的认识。在国际关系的新世界秩序中,对话与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可能普及,我们应确保联合国更充分地准备起来,更有效地面对这一更有希望的人类历史阶段。

如果我们确有机会积极促进、并在很大程度上塑造这一新时期的开端,那么,从另一方面来说,联合国也有最终被捉摸不定和无法预测的因素左右的危险,而琢磨不定和无法预测的因素正是我们当今时代的特点。会员国认识到需要加强联合国和承诺进行改革的工作,这就告诉我,我们是知道存在这种危险的。明显的改革势头是我们决不能失去的机会。

在这方面,我注意到,安全理事会的扩大最受关注,许多发言认识到必须实现该机构席位的公平分配。

象往年一样,联合国的财政状况继续受到会员国的关注。不过,鉴于今年联合国处于严重财政危机,这一问题

已被确定为联合国的主要优先事项。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估计得到和可取的。我谨呼吁各国代表团继续提请本国当局注意这种岌岌可危的状况,迫切需要迅速解决这一问题。

从现在起,各委员会和各工作组应牢记我们在一般性辩论中听到的主要想法和建议。他们有责任认真审议这些想法和建议。

我要指出,如果一般性辩论中表达的支持进行一系列改革的最高政治意志和承诺在未来几个月中消失,或听任其消失,那将是非常不幸的。改革联合国和解决联合国财政危机--这关系到联合国的未来--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所有会员国进行合作,表示善意,携起手来从事这一共同的工作。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希望结束对议程项目9的审议?

就这样决定。

下午7时40分散会